

護法多傑雄登傳

(原名:護甘丹教大天變化法王金剛威力三密稀有本生傳記具誓大海歡喜之伎樂)

墀江仁波切 著 昂旺達吉 譯

恭敬頂禮上師與忿怒妙文殊無別尊前！

界明無二俱生樂，周遍一切大幻化，
以諸悉地令有緣，滿心歡喜師前讚！
諸佛智慧五光界，明點中聚說法日，
莊嚴幻網萬千嬉，垂照各方賜加被！
紅黑劫火擾動界，黝黑須彌忿怒舞，
降伏閻摩大威德，悉地甘露滋養我！
令敵生畏威猛業，以暴怒身速成就，
護教持教金剛力，兵刃刺於剛強心。
梵天公主妙歌舞，慧指彈奏本生歌，
琉璃琴出善說語，著成勾召智寶論。

大天變化嘉欽多傑雄登（天王金剛威力），本是諸佛智慧之日妙吉祥忿怒游戲身（怖畏金剛）的化現。任何想念他的人當下即可滿足願望，得到所有四業的悉地。嘉欽雄登是保護無謬黃帽教派的巡邏員。在成千上萬的具誓護法中，他的事業像閃電般速疾。他也是三界一切有情的生命之主，具有無窮的威力。

達波格桑克珠仁波切曾造有一篇以本生傳記的方式讚嘆護法三密的偈頌，名為《無量劫前》。為了使大家容易明瞭，遍主嘿汝嘎體性、金剛持帕繃喀德欽寧波將此頌文略微作了增刪。現在我便來講一下此頌的解釋和有關的歷史。

總的來說，消除修行者內外障礙的護法，有出世間智慧護法與世間護法兩大類。這兩大類中又各分男系和女系兩種。世間護法之中，又有體性是智慧者而外表顯為世間傲慢神祇相、以及本性就是世間護法等各種情況存在。

著名的出世間護法或智慧護法有：體性為聖觀自在的「速作智慧六臂怙主」，體性為吉祥勝樂輪與四佛母的「吉祥四面怙主」父母五尊，體性為吉祥喜金剛的「寶帳怙主」，妙音天女現忿怒相的「吉祥兵符母」等等；世間護法中，體性與文殊降閻摩無別、外表卻現世間傲慢神祇相的，即是大護法「天王金剛威力」，「大護法具犀甲」體性為極樂世界怙主無量光佛，「五身王」體性為五部佛而外現世俗相，「金剛善」體性為毘盧遮那，而外表現世俗相等等，本性即是世間護法的，如「沃德貢傑」、「雅拉香波

」等，他們被許多過去的大德降伏，發誓允諾保護聖教，像這樣的具力神祇為數極多。

關於體性為出世間而顯現世間傲慢神祇相護法的情況，如《究竟一乘寶性論》「三寶分別菩提品」中所說：

如寶染雜彩，現似非真實，眾生因緣故，佛亦似非真。

意思是講，如意寶珠本身雖然沒有各種顏色，但在塗上各種色彩後，就變得色彩繽紛而不像它的本色了；同樣地，由於眾生種姓、勝解、意樂種種不一的關係，佛陀的身、語、意三密雖然已除盡一切過失，但在眾生的感覺上卻不是那樣。如上所言，在我們相續還不清淨的時候，他們顯現成懷有煩惱的世間傲慢神祇之相；當我們相續清淨時，則顯現成智慧護法；在我們相續極為清淨的時候，則顯現為無二雙運的遊戲變化。從他們本身來講，根本沒有獨立的、實有的世間護法和出世間護法。

不僅如此，就連那些目前在外表上傷害我們的仇敵、魔鬼，對修道的人士而言，在共上士道階段，他們將現為如同獨子般的親愛之相；在不共道第一次第階段，由修習的力量，又現為本尊與佛母的自性；當相續中生起圓滿次第殊勝智慧的時候，則現為智慧身和淨土周遍虛空的壇城；當漸次獲得殊勝大樂悉地的時候，因為純粹地享受密嚴淨土的廣大受用，所有仇敵相與執為魔鬼的分別網將被斬滌清淨。舉例來說，即使那些不願見面、不欲聞聲的仇敵，也可能成為捨不得分離的親友。所以，一切現象都只是自心的變化而已。正如至尊密勒日巴所說的那樣：

內心紛亂之分別，未證悟時是無明，
即是諸業惑根本，證時則成本然智，
白法功德轉增長。

這尊變化天王金剛威力護法，亦如《文殊真實名經》中所說：

示現一切色，執持無餘形。

雖然因為我們心淨與不淨的關係，而顯現成出世間或世間不同的變化，然而究其實際，則為蘊、界、處清淨相分、無二智輪至尊文殊示現的具慢威猛之相。某些人根本不瞭解這些深要，被偏頗的魔鬼所惑使，將此大天變化護法，看成和說成是某個笨教僧人死後因惡業而受的下劣身，與一般王魔、厲鬼沒什麼區別。他們自己固然不會去依止護法，見到別人有依止者，便譏毀、辱罵。雖然有些人云亦云、不明真相的人隨聲附和，但這些都只是草率臆斷的胡言亂語。

這尊大護法為哲蚌上館的殊勝轉世仁波切札巴堅贊所示現的威猛形相，此事眾所公認，且證據確鑿、毫無謬誤。如下面將要敘說的，轉世化身札巴堅贊是大成就者毘瓦巴、喀什米爾大班智達釋迦室利、布敦一切智、持律師札巴堅贊、大班智達索南札巴等的轉世，這可以由標準的教理來成立。從了義上講，這些大師早已成佛，即使是在常人眼中，其歷代轉世也都是獲得極高成就果位的大德。因此，膽敢毀謗這些大德，說他們墮入惡趣生為餓鬼，過失之重孰有過之！這尊護法完全是以悲心和誓願的力量，因特殊的需要而示現出威猛的身相，從而結束這一轉世世系。當知這是諸佛秘密不可思議的神變，絕不是像其他凡夫那樣，由能引不善惡業的力量而受生為遊行空中的餓鬼。毀謗諸位大德生為餓鬼，也就是毀謗業果。因為這些大德不僅在了義上是佛，就是在普通化機的感覺上，他們也是自幼持戒如護眼珠而達到極

高成就的修行者。如果說持戒清淨而受生於惡趣，豈不是說「已作之業唐捐」與「值遇未造之業」了嗎？作上述主張者，也必須說「施獲受用戒得樂」等自宗的教義是騙人的，這些顯然是有違佛教。

不僅如此，就了義而言，這些大德在無數劫以前就已成佛了，閱讀各位大德的傳記即可清楚了解。既然如此，假如說成佛者還會淪落受生為普通王魔、厲鬼，那便無異於宣稱成佛的人會從正等覺位上退轉，或者是主張佛與餓鬼同體，或是說那些大德的傳記虛假不實。這實在是一堆前所未有的邪知邪見。

也有一些人認為：「這些大德既然已經成佛，那就不可能再變成世間傲慢神祇之相。」他們確實不可能因為業煩惱的關係而受這種世間傲慢神祇之身，但因特殊需要，他們還是可以依靠悲心和願力變化成這種身相，這種事是決定有的。如《寶燈陀羅尼》中所說：

善巧明咒幻術師，示現無量種種身，
晝夜須臾月百年，顯現壯麗妙宮殿。
具足貪瞋之幻師，仍因幻術博眾喜，
已學禪定通解脫，善巧示現何不喜？
天與非人鬥諍時，天人獲勝修羅敗，
恐懼帶甲四散逃，或具傘蓋或騎乘，
或具霹靂或隨軍。具足貪瞋諸天王，
能現無量身變化，神變自在諸勇士，
諸身變化胡不現？

自他二利已達究竟的諸佛如來，他們以種種不可思議的變化游戲來調伏化機，對度生的方便十分善巧。他們本身雖無過失，卻可顯現成似有過失之相。為了調伏貪欲深重者，他們顯現成貪欲之相；為了調伏瞋心深重者，他們變化成瞋恚之相；為了調伏愚痴深重者，他們示現成愚痴之相。不僅如此，他們也示現為鳥獸、魔鬼、羅刹、殘疾、盲瞎等相。如《父子相會經》中所說：

《父子合集經如來本行品第五》

或著帝釋梵天裝，或者魔類之裝束，
以此饒益諸有情，世間凡夫難了知。
或著女裝顯女態，亦或生於畜生處，
本無貪瞋示有貪，本無怖畏示有怖，
本無愚痴示有痴，雖非瘋狂示瘋狂，
雖非殘疾示殘疾，以此種種變化相，
調伏一切有情眾。

尤其是這尊大護法，其變化根本雖然是總攝諸佛所有智慧為體性的至尊文殊，但如《真實名經》中所說：

具慧嫵媚具吉祥，顯示堅固醜陋身，
百手一切悉搖動，舉步相中而起舞，
吉祥百手皆圓滿，遍虛空界能起舞。

至尊文殊在了義上也就是佛，他順應各各有情的勝解和緣份，對應以溫和姿態調伏者，幻化出如「慧寶」天子等悅意美麗、韶華之齡的天身相；對無緣見到上述形相的根器，則幻化為如薩迦班智達等的人身；對那些無法以和平相調伏的暴惡有情，為了調伏他們而示現醜陋的身形，如藥叉、羅刹之類，高舉起恐怖的武器，以剎那間吞食三有的威嚴姿態，將所有在世上傲慢自大的桀驁不馴之輩懷攝降伏。這裡又分本尊與護法兩種，護法中又有智慧者與世間者兩種形相。其中本尊如「黑仇」、「六面」、「怖畏」等三種閻摩德迦，智慧護法即「具誓法王」，世間相護法即大護法「金剛威力」。因此，對隨機示現種種幻化調伏身相的諸佛事業，不應肆意加以詆毀。

另有一些愚昧的人認為：「因為已經有許多別的世界與出世間護法存在，所以沒有必要再現這樣的傲慢大力神祇之相。」這種主張也不合理。如果這樣，那麼上師、本尊、護法等也只要各有一位即已足夠，其餘的都沒有必要，這種說法的過失極大。這種示現並非沒有必要，值此末法時期，能像這尊護法那樣護持圓滿無謬甘丹山派(格魯派)教法並弘揚於各方者，在其他保護正法的護法群中難以見到。

下面我將正式開始解釋讚頌的文義。

第一頌：

無量劫前已至如來地，為利教生隨機示眾嬉，

具足二十七種佛事業，遍主金剛威力我讚嘆。

釋義：

雖然這尊護法在過去無量大劫以前，已經獲得如來佛位，但為了弘揚聖教和增長眾生的安樂，仍隨機示現千萬種化身，寂靜、忿怒、貪愛、威猛等形相不一而足。大護法以二十七種事業饒益化機，所以他的體性就是周遍金剛部等各部之主的第六金剛持，但在外表上幻化成名為「金剛威力」的世間傲慢鬼神之相。我今對此而作讚嘆。

此頌第一句顯示「自利圓滿」，第二句顯示「利他圓滿」，第三句顯示「事業圓滿」，共有三種圓滿。詳細說來，在自利圓滿中，有斷與證兩種如來。《集量論》的禮讚偈，在流轉門中說斷如來，在還滅門中講證如來，這兩種中又各有三種差別等。如吉祥法稱在《釋量論》〈成量品〉中所抉擇的那樣。此頌第一句說護法已到這樣的如來地，也就是顯示自利斷證二種功德圓滿。

化機相續中的「增上生」（善趣）與「決定善」（涅槃）是他利圓滿，這是由佛的報、化兩種色身來成辦的，即所謂「利他圓滿」。這由本頌第二句說隨機示現多種色身來說明。

至於事業圓滿，總的來說，佛的每一種功德就有一種事業，按照《陀羅尼自在王請問經》中的說法：「善男子！若謂何為如來事業，如來事業有三十二種。」佛有十力事業十種，四無畏事業四種，十八不共法事業十八種，共有三十二事業。雖然分法有許多，此處按《現觀莊嚴論》第八品中所說的「許有廿七相」，說有從第一「安置於寂業希求解脫」，至第二十七「安置於道果涅槃」的二十七種事業。這些事

業如水月與幻術般隨意示現。稀有任運、相續不斷，既本頌第三句所示。

這尊大護法在無量劫以前，即已到達具足殊勝斷證功德正等覺之位。關於這一情況，在帕繃喀大師著名的護法特別酬供廣軌、中軌等作品中，如：「文殊勇士怖畏扮具慢」等所說，指明護法是至尊文殊的化身。在大智者成就師甘丹色貢金剛持的著作《雄登酬補儀軌》中則說他是秘密主金剛手的神變：

諸密續主藍衣秘密主，為降剛強示現具慢身。

金剛威力具足大神力，殊勝護甘丹教……。

如是等等，雖然在字面上稍有出入，但究其實際並無差別。總體上講，三部怙主是諸佛智、悲、力本質所顯現的本尊，每尊佛的相續中均圓滿具足智、悲、力的功德。既然智、悲、力三者並不是分別地存在於各尊佛的相續中，那麼這三者所現的三尊天身其相續怎可能是相異呢？所以說，從體性是諸佛智慧本性這方面來說，這尊護法是文殊的化身；從力量之主這方面來說，護法是秘密主的化身。其變化根本秘密主金剛手與文殊，如他們過去所發的願那樣，雖然在不了義上示現成佛子菩提薩埵的形相，但在了義上，金剛手與金剛持無二無別。例如，《文殊真實名經》在談到金剛手是該密續的請問者時說：

復次吉祥金剛持，最上調伏難調者，

戰勝三界之勇士，金剛自在秘密勝。

其它密續中也提到，講述密續的金剛持與結集密續的金剛手為同一相續，例如：

說者為我法亦我，集會聽者亦是我。

至尊文殊在多劫以前已經成佛，號「龍種燈如來」，這是佛經中講的。聖文殊本人也對須菩提說：「我乃正等覺，事業將延續不斷。」此外，《文殊剎土莊嚴經》中也說：「彼已圓滿如來十力，彼已圓滿如來十地，彼已圓滿佛地。」該經又說：「聖文殊久已成佛，然於無塵淨積世界復現成佛之相，名普觀如來。」簡言之，如宗喀巴大師《文殊讚：雲海》中所言：

由是好比敗根樹，拔除無餘實執種，

乃至空住救怙尊，法身動搖豈能有！

至尊文殊在久遠以前，即以修道金剛喻定摧毀煩惱及其習氣，現證大菩提位、具足五身體性。關於具足三身、五身、五智等的情况，如《真實名經》中所說：

具足最勝之三身，亦具佛之五身性，

遍主五種智慧主。

以此因成立：至尊文殊在不了義上雖現佛子菩薩之相，但在了義上為獲得三身的佛陀。同樣也可用量理來成立：這尊由金剛手與文殊變化的護法，在不了義上雖示現傲慢大力世間神祇之相，但在了義上是出世間究竟雙運金剛持體性。

第二頌：

文殊毘瓦薩班布頓主，持律札堅班欽索札等，

印藏歷代無量智成師，遊戲示妙事業我讚嘆。

釋義：

「這尊大護法從久遠以來，已究竟圓滿、成熟、淨冶三業，成佛具足圓滿受用身的體性。但他並不隨心所欲地安住在寂靜界中，而是不由自主地受大悲心支配，在量如恆河沙數的世界中，分化出百千俱胝個殊勝化身，並示現出上中下品有情、無情等種種形相。在此瞻部洲第四導師釋迦獅子的教法中，化現成至尊文殊、大成就者昆瓦巴、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布頓一切智仁欽珠、持律師札巴堅贊、大班智達索南札巴。「等」字中包括索南札巴的轉世世系：索南耶協旺波、索南格勒貝桑、轉世化身札巴堅贊。以他們為代表的印度聖域、西藏清涼地中的智者、成就者的轉世世系連續不斷，依次和同時顯現無邊莊嚴遊戲，隨意示現聖教莊嚴講修事業。我今對此而作讚嘆。」

關於這尊護法的轉世世系，有許多種不同的統計方法。

五世達賴年屆廿三歲的時候，哲蚌寺維那札西嘉措曾請求達賴寫一篇包括克什米爾大班智達、布頓等在內的轉世札巴堅贊的本生祈禱文。但達賴的管家索南群培，此人後來擔任第司，改名為索南饒丹，對達賴面進讒言說，關於布頓仁波切之事，班欽索南札巴所著某論的後跋中說法有誤，這是班禪洛桑卻堅仁波切和林麥夏仲（赤欽貢卻群培）的指示，所以不應該寫有關布頓等的祈禱文。達賴聞言便沒有重寫，除保留原來包括班欽索南札巴等在內的祈禱文外，其他均未寫入。請求者對此不予苟同，而將達賴的回信拋棄。五世達賴傳《雲裳》中有關於此事的記載。然而班禪洛桑卻堅的指示中，並沒有這種說法。班禪文集札什倫布版「嘉」字函稱為《艾旺》的文獻裡面，收有化身札巴堅贊的本生祈禱文。該文依次列舉了札巴堅贊的歷輩轉世：摩揭陀賢女、曲吉蔣秋（法覺）、克什米爾大班智達迦室利（釋迦祥）、遍智卻古沃色（法身光明）、布頓仁欽珠（寶成）、貢噶洛卓（慶喜慧）、大班智達索南札巴（福稱）、索南耶協旺波（福智王）、索南格勒貝桑（福樂善吉祥賢）、札巴堅贊（名稱幢）。由此可見，那明顯是總管索南饒丹對上館轉世化身札巴堅贊極為不滿而說的偏私之語。上文提到的所謂有誤的後跋，是指《噶當法源·心之美飾》的後跋：

釋迦教中史學者，布頓喀切夏魯來

前藏唯一撰史者，索南札巴所著述。

如果對此仔細研究，不難發現札巴堅贊承認自己是布頓的化身。

前輩林仁波切洛桑隆朵丹增程徠（善慧持教事業）所著的班欽·索南札巴的本生祈禱文中，部份與班禪卻堅所說相同，但未列入摩揭陀賢女、法覺、貢噶洛卓三位，而增加了八位：一、無量光佛前的一位善巧菩薩，二、福華王之子無邊精進，三、獲得空行授記將成為賢劫第七位佛者，四、阿闍黎獅子賢，五、一位向金剛座大菩提塔供樹葉而發心的婆羅門青年，六、最上智者世親，七、覺窩弟子阿嘎惹瑪底，八、色拉寺中一位證空性的學者。布頓以下諸位，與隆睹喇嘛《印藏持教大德名號集》中所列舉的布頓仁波切歷輩轉世大致相同。但隆睹《名號集》中所提到的：

具怒紋者精妙語，號「說法日」為第六，

以及：

天福弟子為第八、畫天女供為第九，

龍王獻食為第十，吉祥燃燈第十一。

以上五代轉世，不見於索南札巴的本生祈禱文中。當知這只是歷代轉世統計上的差別，不應認為有矛盾

有人或許會問：「那麼為何在上述兩種本生祈禱文中，未將持律師札巴堅贊列入呢？」持律師札巴堅贊是阿闍黎功德光的化身，這在班禪卻堅的著作《三大智成師傳記》中講的很明白，而且索南札巴本人也承認自己是阿闍黎功德光的化身，所以對此不需疑惑。

上述那些大德在獲得斷除自利、證德究竟的無上智位後，為了利他而在化機的感覺上，故意顯現種種身、語莊嚴。除此之外，究其實際他們在法身大樂界中，並不相異，所以說這所有化身都是同一個變化根本—

佛的遊戲。我們不必狹隘地執著，認為某某只能是這個佛的化身，而不是別的佛的化身。某些不研究經論的人，或雖作研究但缺乏大慧財的人，認為上述那些轉世人物也曾見於其他許多大德的歷世世系中，或因為某些人物是同時代的，而以為這說法不合理。但這些說法並沒有過錯，其原因如《經莊嚴論》中所說：

正如大日輪，無量光和合，
常趨入一事，照耀於世間。
如是無漏界，無量佛和合，
共作一事業，許作智慧光。

正如許多日光混合在一起而有令蓮華生長等同一種作用，諸佛身語意秘密不可思議的事業也混合在一起，而作成熟、解脫化機這同一種事業。該論又說：

諸流未入地下間，居處各異水亦異，
水量非多用各異，惟少有情能受用。
入於大海一切水，同一住處量亦大，
同一功用住水中，眾多水族常受用。
未入佛性諸堅者，所依相異慧相異，
通達微小作用異，惟利少分之有情。
若入佛性彼一切，所依為一大慧一，
功用合一常利益，無量無邊有情眾。

意思是說，譬如眾河流在未入地下之前，池沼、水溝等所在之處各異，水也不合在一起分別貯存，而且水量小、作用各異，只有少量微小的水族能夠受用。但在流經地下匯入大海之後，它們便住在一個地方，水量也大，味道也全部略帶鹹澀，作用相同，可供眾多水族生存；同樣地，對於那些未入或未得正等覺的堅固菩薩來講，因為我執的關係，所依身分別相異，根器有利鈍的差別，證德微小，因為作用相異所以只能饒益少量有情。當他們成佛的時候，所依相同，同為無分別智，證德極大，心智為一、沒有利鈍的差別，事業和合為一，恆常利益無量有情。

簡言之，諸佛在化機的感覺上，雖然示現成相異，但實際上，他們在法身無漏界中是一味的，共同乘(顯)與不共乘(密)對此說法一致。

由同一變化根本在各個化機的感覺上出現成眾多不同的莊嚴，這不僅佛陀可以作到，就是極喜地的菩薩們，也能在後得位一剎那頃見到一百位佛，能知道佛的加持，能安住一百劫，能了知前、後際一百劫之事，能剎那間出入一百種不同的三摩地，能動搖一百個世界，能照耀一百個世界，能於同一剎那間以神通教化成熟一百位有情，能前往一百個佛剎，能剎那間開示一百種法門，能從自身變現出一百個身體，每一身有一百位菩薩眷屬圍繞。因為獲得這十二種百功德，所以他們也能在每一剎那示現百種不同的化身，更何況那些滅盡一切過失、圓滿一切功德的佛呢？

此外，一種身遊戲同時在許多位大德的轉世世系中出現並不矛盾。如嘉旺卻杰所著的《宗喀巴大師廣傳》中說：「因此，一些大德出現於其他大士的轉世世系中是沒有矛盾的，因為那些大德並非只能一次僅現一個化身。例如，由於雪域西藏是聖觀自在的應化剎土，所以西藏過去和現在的許多大士，他們的變化根本都源自聖觀自在，某些轉世世系也同出一源，這是人們所見所聞的事實，誰也不能加以否認。如果分析並理解這些道理的話，就能從愚痴、偏私動機的狹隘惡意束縛中解脫出來，而對那些大德生起無偏私的清淨觀念。」

這位具有如是功德大士的轉世化身數量很多，在此無法詳述他們所有的傳記。現根據本頌中提到的幾位，依次簡略地介紹他們的生平。

至尊文殊的簡傳上面已經述及了，其共與不共的詳細傳記，各種顯密經典多有提到，請參閱之。

(1) 瑜伽自在大成就者毘惹瓦巴

此師在金剛座東方毘卡那藥王城中，誕生為金輪王之子。當時有相士授記說，這個孩子將來會以顯示神力的方式弘揚佛教。幼年在索瑪布里寺，隨親教師調伏天出家，精研五明。由那爛陀寺親教師法知識授具足戒，聽聞無量大、小乘法，特別是「吉祥總攝輪」密法。後任那爛陀寺住持，名為上座「吉祥法護」，白天作講、辯、著等與三藏有關的工作，晚上一心專修「吉祥勝樂輪」瑜伽。但修到七十歲左右，仍未生起任何好的徵兆，反而出現食肉鬼和羅刹侵害的惡相。法護未領悟這其實是加行道快要完成，攝風於臍下「洽」等種子字中，將獲見道的前兆。他自嘆與密法無緣而將念珠扔入廁所中，回寮睡覺。次日黎明時分，他在夢中見到「無我母」現普通青色婦女之相，對他授記說：「善男子！你不要這樣灰心，還是像以前那樣修！你將很快獲得悉地。我是與你有緣的本尊！」次日黃昏，他遵命將念珠撿回，熏以妙香，重作念誦。於是，「無我母」十五尊天女曼荼羅真實來到他面前，並授予灌頂，由此獲得第一極喜地，在相續中生起見道無分別智。接著他一天獲一地，六天之後已現證第六地。

為了增進道力，法護開始食用酒、肉。在修蓄供輪的時候，「無我母」天眾真實降臨，那爛陀寺的一些僧眾，所見到的是普通婦女，便在暗地裡對法護加以詆毀。法護為了消除他們的不信和對聖教的不利影響，便自稱「我是個壞人」（毘惹瓦巴），所以後來他被稱為「毘惹瓦巴」。

毘惹瓦除去出家相後，赤身裸體，一邊唱金剛歌，一邊朝貝拿勒斯進發。在恆河邊，他說：「我這個惡人會將你們這些水染污，所以請你們不要濺到我身上來吧！」於是將恆河水分開，從中間走到對岸。那

爛陀寺的僧眾這才知道他是成就者，請求他原諒以前擊兩面鼓將他放逐之事。

毘惹瓦住在貝拿勒斯叢林中的時候，有個信奉外道，名叫郭南達雜噶惹的國王將他請到宮中。當國王發現他是內道瑜伽師時，下令用鐵索將他四肢綁住，不論是扔入水中還是埋入地下，什麼樣的方法都傷不了他，毘惹瓦由此將國王及其臣民全部置於密咒金剛乘教法中。

在去印度南方的道上，有一次毘惹瓦要求一位梢公將他渡過河，但梢公堅持要他先付船費，於是毘惹瓦出現神變，令河水倒流。這位梢公從此追隨阿闍黎毘惹瓦，人稱「仲毗嘿汝嘎」。

隨後毘惹瓦來到一個名為達噶尼薩達的地方，在一家酒店裡，將周圍十八個地區的酒全喝完。因為他付不出酒錢，便將太陽作為抵押，致使太陽停止運行達兩天半。後經國王請求，才將太陽放行。像這樣示現了許多成就的徵相。《金剛座讚》中對他讚嘆道：

大河令迴溯，日為酒押金，
大名毘惹瓦，敬禮上師尊。

毘惹瓦漸次來到南方，當時毗彌薩惹的國王那塔瓦達是五百位具髻外道的施主，國王任命毘惹瓦擔任他們的阿闍黎。這些外道屠殺上萬頭牛羊，以血祭祀一座大自在天像。阿闍黎向這尊像敬禮，結果使神像裂成四塊，國王及眷屬驚恐萬分。毘惹瓦又將殘片拼湊起來，將一尊大悲觀自在的石像放在它頭頂上。有位具髻外道因此宿業醒覺而追隨阿闍黎，人稱「東方那波巴」。

在黨跋惹巴惹底瑪城，毘惹瓦將一尊由國王祇拉格建造的三面六臂、高八十肘的紅銅大自在天像，一腳踢出神殿，神像面朝下倒在地上。經眾外道的請求，毘惹瓦命令他們只能用米飯來祭祀，隨後將神像豎起，就這樣調伏了無數外道。

在薩哈雜德尾地方，有一座旃支嘎天女自生石像，凡是陌生人來到這個地方，便被外道瑜伽女用天然的三尖叉殺死，然後將被害者的屍體用作蓄供輪。毘惹瓦來到此地，用手掌一拍，將三尖叉碎成粉末。他用手在旃支嘎的頂上一壓，旃支嘎的頭便縮入脖子裡去了，又將像的兩耳向上提。此像後來被稱為「牽耳天女像」。他廢除了當地弑生祭祀的習俗，使那些外道瑜伽女歸依佛教。

隨後毘惹瓦來到德尾果支山谷中，在大悲觀自在石像前稟告他調伏外道的經過。大悲觀自在對他說：「你雖然有摧毀須彌山的能力，但無法消滅有情的業。那些外道也是有情，因此應當對他們起悲憫心！」毘惹瓦又請求說：「索瓦那塔有一座自天天像，那些外道每天要屠殺上千條生命來作祭祀，請准許我去降伏他們！」大悲觀自在答道：「那麼不要把神像毀掉，用溫和的方法去調伏他們吧。」毘惹瓦遵命來到索瓦那塔，迫使大自在天獻出命根、發誓如教奉行，並用溫和的手段將那些外道調伏，建立內道僧團。

毘惹瓦將弟子阿闍黎那波巴派往東方去降伏一位兇惡的外道國王，並攝受札嘛嚕巴，又遣往鄔仗那去迎

請作為《金剛偈句》依據的五種經教。那波巴遵命完成了這三件事。

據說阿闍黎遵照大悲觀自在的命令，暫緩完成剩餘的禁行而融入一座石像中。也有人說他的真身變成了石像。毘惹瓦就像是眾成就者中的大轉輪王一樣。

(2)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

此師誕生於名為「作善」的第三勝生周陽水虎年二月廿六日，父名巴欽沃波切，母名擦昌尼次江，俗名貝丹敦珠（吉祥義成）。一生下來即會講梵語，不學而知印、藏等多種文字。

十五歲以後，在至尊札巴堅贊跟前聽受薩迦祖師的語教精華顯密全圓深要。十九歲時，在夜間光明中，從世親大師學《俱舍》，從克什米爾班欽領受《金剛歌》等，醒來後能記住全部文句。又有一次在夢中前往印度東部，坐在阿闍黎陳那的獅子座上，手握開啟無量經函的鑰匙。中間一段時間，在宿敦·多傑嘉（金剛怙）跟前聽受彌勒法類等經教。廿歲時，在江都從瑪洽·絳尊（孔雀精進）與藏那巴的親炙弟子粗敦·迅僧（童獅）學習藏地舊傳量理法類。又從洽巴卻僧（法獅）八大獅子弟子中的孜·旺曲僧格（自在獅）學習印度四派宗見。從季窩勒巴·絳曲沃（菩提光）聽受藏地所傳的息結（能寂）、佐欽（大圓滿）、覺（施身）、噶當（經誡）等所有教授並獲通達。陽木鼠年師廿三歲時，在藏曲彌與克什米爾班欽相會。師先後依止班欽、以及班欽弟子中以善巧聲明而聞名於印度東、西、中三部的僧伽室利（僧祥）、蘇噶達室利（善逝祥）和達那尸羅（戒施）等人，學習未受藏語影響的印度「天莊嚴」派正統聲明與因明等大五明，以及修辭、辭藻、韻律、戲劇與星象等小五明，並獲得將此十明一切深要運用於各項法門的教誡，因而得到「班智達」的美譽。

克什米爾班欽從前藏歸來後，於陽木龍年薩班廿七歲時，在洛敦·多杰旺曲（金剛自在）建造的年麥堅貢寺院中，由克什米爾班欽擔任親教師，季窩勒巴·絳曲沃擔任羯磨軌範師，絳生頓摩里巴擔任屏教師，授薩班具足戒。三十三歲時，克什米爾班欽返回克什米爾。

薩班誕生的那年，正值至尊索南孜摩（福頂）化虹身逝世那年。雖然沒能從索南孜摩親承語教甘露，但在三十五歲前，一直不斷地領受至尊札巴堅贊的無死甘露。特別是以甚深道上師瑜伽的方法，在本地湊足內外緣起扼要而獲得初地殊勝功德。三十五歲，至尊札巴堅贊逝往極樂世界。

約三十八歲的時候，薩班造著名的《量論·正理寶藏》，摧毀當時印度與西藏的惡說邪執。約五十一歲時，著出令聖教蓮苑盛開的《三律儀差別論》。

五十九歲時，在芒域吉宗聖瓦底的內殿及其附近富裕的地方，以正理擊敗南印度因陀羅為首的外道六師的挑戰，使他們歸依佛教。薩迦班智達的美名因此遍布於印度、漢地、蒙古和尼泊爾等所有地區。

六十三歲時，師作為福田上賓由蒙古西涼王廓端迎請到西涼。陽火馬年師六十五歲時，隨西涼王來到靈

渠寺大殿，當時有魔術師幻化出一座內殿，周圍有小房子圍繞。當他們一行來到幻殿牆邊時，薩迦為了醒覺西涼王的善根，以定力開光，使幻象無法消失而保存下來，後來被稱為「北方幻化殿」。西涼王和眷屬由此生起了無法抑止的信心。

薩迦後來一直駐錫於漢地，以講修的方式弘揚聖教。鐵豬年十一月十四日黎明，師收攝化身莊嚴而逝，享年七十歲。

(3) 布頓一切智仁欽珠

此師於第五勝生周鐵虎年三月廿四日誕生在江洛那谿地方的夏麥新禪寺。祖上十七代都是舊密寧瑪派的成就者，父名札敦·堅贊貝桑（幢吉祥賢），母名索南繡（萬福）。

從孩提時起，母親便教他許多開智慧的方法，並親見至尊文殊。首先學習《臨終智大乘經》等經典，讀寫均無滯礙。約六歲時，與祖父楚臣桑波（戒賢）辯論何為清淨法、何為不清淨法。七歲時，向綽普寺大譯師求發心法，於心中生起菩提心。從八歲開始，從綽普瓦仁波切學「勝樂」，從祖父楚臣桑波學寧瑪派伏藏法。十八歲時，在親教師仁欽僧格（寶獅）與軌範師蔡麥杰布（量士夫）二位跟前出家。依止包括親教與軌範二師在內的眾多智者，學習以「般若」為主的一切顯教經典和釋論，學者之名譽滿各地。二十三歲時，在後藏集市古摩拉章，由札巴迅努貝桑（名稱童吉祥賢）任親教師，由索南札巴任軌範師，授予具足戒。在二師跟前聽受眾多「毘奈耶」法類。在卻跋的才逞扎隆等地開講「般若」與《阿毘達磨集論》，並為預會的上萬名弟子擔任親教師與軌範師。師從塔譯師·尼瑪堅贊（日幢）聽受嘎拉巴派與旃陀羅派聲明、「時輪」、「喜金剛」、「勝樂」、「閻曼德迦」法類與名相學等，譯師亦因此深諳師的學術功底。

師聽聞與修習「無喻海」師所傳「時輪」六支加行教授後，生起了特殊覺受。又從上師貝丹僧格（祥獅）廣學薩迦派所傳的密宗法類。另從帕果巴學「集密」。師又拜訪隆波·多傑堅贊（金剛幢），在那裡住了九個月，每天聽聞《吉祥時輪續釋》，並作詳細研討。對「時輪」的支分教授，包括細微之處，也全部地作了研習。遵多傑堅贊之命，師譯出了《灌頂略標釋》三百六十品。又從阿闍黎帕巴（聖者）聽受以「喜金剛」為主的多種顯密教法並作講授之後，師於鐵猴年三十一歲時，蒞臨吉祥夏魯色崗，被當地的所有寺院奉為頂上摩尼。師作了顯教方面的廣大授受，也講了密法。又從成就者賽瑪瓦聽受「勝樂」與「閻曼德迦」法類。師以一座安放阿底峽尊者泥印象的小舍為基礎，創建了夏魯寺的經堂及僧團，並在那裡每月開講一次「時輪」，寫了許多「時輪」方面的著作。後來又從上師帕沃巴（聖光）聽受袞榜巴的許多「六加行」教授。在為《續釋》作夾注時，又為「雄譯」作了許多校訂工作，這段時期師主要從事密法的灌頂、誦授及密續講解為主的授受。新造的顯密善說論著，前後加起來共有廿六巨冊。

氏宿月節日期間，師開啟了分屬四續部的曼荼羅約四十五種，瑜珈部的「忿怒四門祈禱」與「氏宿月供舞」等尤其精妙，如同接續起金剛乘教法的命根一樣。

大師門下出有許多德高望重的弟子，如喇嘛欽波、索南洛卓（福慧）與吐賽·生巴欽波（大士）等，量如空中繁星。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師曾在大師的親炙弟子札才巴等門下學習大部份四續部密法。

大師依金剛瑜伽道所獲得的斷證功德不可思議，宏法利生的事業極為廣大。木龍年六月廿一日，大師身莊嚴收入兜率天彌勒心中，時年七十五歲。

(4)持律師札巴堅贊(1350-1413)

此師是為了在此世界上弘揚宗喀巴大師教法，以願力特意降臨於世。師於第六勝生周陽木虎年出生於前藏上部的漲區。從幼年開始便顯示出許多與眾不同的功德，例如說話像梵音那般悅耳等。

師早年曾任止貢法王京俄卻季杰波（法王）的侍從官，並隨其出家，從眾多善知識聽聞無量顯密教法，特別是對宗喀巴大師生起不變的信心，經長年依止和聽受、實修一切佛經之心要——「菩提道次第」引導後，獲得無勵力的殊勝體驗。因勤修四續部所包括的粗、細本尊瑜伽，感得曼荼羅真實現前，對生圓次第的扼要發起很好的覺受。又因他持戒精嚴、三律儀絲毫無犯，並以大寶菩提心為修持的核心，故而成為教證功德大寶藏，也因此成為宗喀巴大師的上首弟子之一。所有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對他尊敬如宗喀巴大師，並從他那裡領受法恩。

這位大菩薩明白一切善資糧的根本是依師法，所以恆常設法以三種歡喜令宗喀巴大師高興，在如教奉行、絕不違背師命方面尤為出色。在營建甘丹尊勝洲的時候，他遵命負責建造大殿和僧人的單寮。他工作勤奮、不辭辛勞，並事事遵照戒律規定：首先觀察地形，然後請僧伽開許，開許後任命執事。從確定淨廚開始到大殿佛像全部完工，他都事必躬親。寺院落成後迎請宗喀巴大師前來，以三輪事業普令上師歡喜。

宗喀巴大師圓寂的時候，師辭退擔任宗大師法位繼承人資格，而改請嘉曹仁波切繼任。為了保存宗喀巴大師的大寶遺體，師下令將遺體放入純栴檀木製成的箱篋內，安置在由十八大升純銀打造的靈塔塔瓶中。靈塔安放於大殿的北側殿，然後在靈塔前大興供養。

在妥善處理完宗喀巴大師的後事之後，為了圓滿宗大師遺願，師來到烏如上部的嘉麻達，那是法王松贊干布的降生地強巴敏珠林宮的所在地。在過去國王與王妃們經常遊玩的後花園遺址上，建造起「尊摩蔡寺」，聚集並護持有八百多位僧人的僧團。師有時也前往麥卓榜等寺院及其它茅蓬小住，一者利益有情，二者增進修持。師有時前往蔡公塘，為僧眾妥善開講「毘奈耶」學處與「道次第」，將蔡公塘的全體僧眾納入持戒清淨與上土道的法規中。所以對蔡公塘的寺院來講，札巴堅贊的恩德比宗喀巴大師還要深。

這位上師大菩薩似是宗喀巴密咒與毘奈耶法統的繼承者。師為了保持宗大師的賢妙宗風不致衰敗，寫了著名的《毘奈耶學處廣論》、《沙彌學處》、《三事儀軌法則》、《毘奈耶因緣集》等著作。為宗喀巴

所作的那些密宗修法及曼荼羅儀軌作了補充和軌則說明，又寫了《開光儀軌》、《總攝輪外供儀軌》、《集密不動派彩粉曼荼羅前生供養法》、《鈴派五尊修法》、《大輪金剛手修法暨曼荼羅儀軌》、《勝樂魯伊巴派曼荼羅儀軌》、《紅黑閻曼德迦修法》、《金剛界曼荼羅儀軌》、《普明毘盧遮那儀軌·淨惡趣續釋》、《事續三部之儀軌法則》等著作。

關於持律師札巴堅贊的不共傳記與歷代轉世，堪欽勒季多杰（事業金剛）曾請問過秘密主金剛手，喇嘛鄔瑪巴曾請問過至尊文殊，朵丹·絳貝嘉措（妙吉祥海）也曾請問過至尊文殊，得到的答案大致相同。秘密主金剛手親口對堪欽·勒季多杰說：「阿闍黎札巴堅贊在多生以前，受生為婆羅門青年「廓龐」時，曾以一滿鉢美食供養一位「除倒信」佛化身的獨覺，並發願說：「願我能在今後一切生中，受持諸佛無餘正法，為無量邊地眾生開示正法，將他們安置在三乘道中！」以此願力，此師連續六生受生為邊地國王，為許多眾生開示三乘教法，將他們置於清淨道中。後來有許多生全都受生為顯出家相、善巧三乘的比丘與聰慧班智達，開示正法，廣利無量有情。然後在三十三天受生為「寂頂」天子，饒益眾多天神。接著在此地受生，修造至尊彌勒寶像等，精美絕倫，並以聽講與修持等善根迴向至尊彌勒攝受，而且廣發弘揚聖教等大誓，這對此地的聖教與有情將有廣大的利益。此師依靠菩提心生起殊勝證德，為一切有緣者播下白法的種子。他將會有許多修習密法的弟子，將來能住持聖教與廣利有情。此師的美名將傳遍全方，並以一切方法弘揚大寶佛教。他後世將往生兜率天，成為補處彌勒怙主的卓越弟子，名為天子「寂藏」菩薩，以廣大菩薩行饒益眾生，最後成佛，號「慈王」如來。」

鄔瑪巴·巴沃多傑也詢問至尊文殊，得到的回答與上述相同。後來上師朵丹·絳貝嘉措又長時間向至尊文殊請問說：「這位大寶阿闍黎持律師的歷代前生情況如何？此生對聖教有多大利益？壽命有多長？他住在哪裡對饒益眾生和增進修持有利益？」至尊文殊回答說：「持律師多生以前在印度受生為婆羅門青年「廓龐」，他曾以一滿鉢美食，供養「除倒信」佛化身的一位獨覺，並發願說：「願我在一切生中受生所有正法，為邊地難調眾生開示正法，將他們安置在三乘清淨道中！」因此他在多生中受生為邊地國王等，對眾多難以調伏的有情作了無量饒益。在釋迦佛出世的時候，他受生成一位善巧三藏的比丘，名為「調伏頂」。隨後各生全都受生成班智達、出家人與善巧三乘的比丘，那時候與四難論師(宗喀巴)結成師徒關係。後來在三十三天受生為天子，名為「寂頂」；然後在此處受生。因為以前的宿緣，他與四難論師又成師徒，獲得無上堅固信心。依靠菩提心生起殊勝現證功德，將弘揚清淨顯密教法廣利聖教。「白色不動明王」是其多生的本尊，現在亦作攝受，在實際或夢中對他顯身。「光明母」在許多場合下為他去除障難。多生中受到「吉祥集密」與「嘿汝嘎」的加持。「白文殊」攝受並加持他三次轉世。但因為他曾為某個破誓者授予隨許法，故而產生了一些障礙。如果能作懺悔防護，用珍寶書寫「文殊增慧陀羅尼」並持誦一百遍，放布施發願，將能為他人作出極大的利益。此師壽命最多為六十餘年，而且似乎障難較多，當勤修迴遮方便，每日修一萬遍「馬頭金剛修誦」與「四臂大黑天承事法」。至於住處，如果他與二位阿闍黎長期住在一起，將令善品增長。後世他將往生於彌勒怙主法座之前，成為「寂藏」菩薩，並與四難論師及二位阿闍黎見面，受用大乘法宴。」

像這樣，持律師札巴堅贊保護了宗喀巴大師的賢妙宗風、不令衰敗，為聖教與眾生作出了極大的利益，單是他的「持律師」稱號，也對弘揚聖教起了促進作用。教化此生有緣眾生的事業完畢之後，師於六十

三歲，陽火龍年五月廿日在尊摩蔡寺逝世，往生兜率天彌勒與文殊藏跟前。

(5)博通顯密大班智達索南札巴(1478-1555)

此師於第八勝生周土狗年降生於澤當，為南巴朗巴之子，隨澤當耐欽波·索南扎西(福祥)出家，法名為索南札巴。從沃那喇嘛·桑杰桑波(佛賢)受沙彌戒，從菩薩德摩塘巴的親炙弟子法主仁欽卻桑(寶桑)受具足戒，受戒後對開、遮、持三者微細的制限也不違犯。

隨後在桑浦與尼瑪塘等地學經，特別依止色拉大乘法洲經師頓約貝丹(不空吉祥)達十二年，聽受由正理路所引導的印藏眾多大論的詳細講解。此外，他還依止色拉杰溫敦·班覺倫珠(豐饒任運)等眾多合格的大德善知識為經師，對所有顯密經論作了徹底的研究，成為學者中的大鵬。他在吉祥澤當大經院參加「饒江巴」學位的辯經考試，多如大海的學者們向他拋出讚嘆的花鬘，智者美譽傳遍各地。

後來到哲蚌寺，依止吞巴克尊·云丹嘉措(功德海)五年，聽受「勝樂」、「集密」、「怖畏」三尊與「時輪」、「普明」等四續部許多曼荼羅的灌頂、甚深引導，以及眾多本尊隨許等無邊密法。三十一歲時，師加入吉祥上密院扎倉，依止金剛持卻丹洛卓(具法慧)，聽受「吉祥集密」灌頂與續釋、教授等聖派眾多教典，此外也聽受了「勝樂輪」魯派、鈴派與「怖畏」引導等無邊甚深之密咒大法，從而抵達大密續部大海的彼岸。從鐵羊年三十四歲開始，擔任上密院堪布法台，講經說法十四載。特別是於三十六歲水鳥年時，造《集密生圓次第釋論》，並制訂聽講此論的章程。此外，師以放茶供齋和建造佛殿二種方法來住持、保護和弘揚上密院的傳統。

師在嘉瓦·根敦嘉措(僧海)跟前聽受了許多法，並遵照他的鄭重要求，於木猴年四十七歲起，將密院交付給法王貢達瓦，前往哲蚌寺洛色林札倉擔任教席。一年後，師應僧眾與施主們的請求，出任甘丹寺夏孜札倉法台，五年間同時負責洛色林和夏孜二札倉的教學。

土牛年師五十二歲時，擔任甘丹池巴(甘丹寺法台)，在位七年，廣作賢妙純白事業。大師為宗喀巴大師以來第十五任法台。當他登上甘丹金座就任時，作了一首發願偈：

法王宗喀巴，教法善宏揚，
魔相悉止息，順緣皆具足。

後來擔任拉薩大願法會首席時，又作了另一首發願偈：

以自他三世，所集二資糧，
願佛善慧稱，教法久熾盛！

這二首偈頌現在已成為格魯派學人普遍誦誦的內容，由此亦可窺見這位大班智達事業的深遠影響。

木羊年師五十八歲時，主動從甘丹池巴位置上退任，傳位於大金剛持嘉惹·卻炯嘉措(護法海)。一切智根敦嘉措逝世後，應哲蚌寺總管及頗章乃東孜等供施雙方一致的請求，師於水兔年六十六歲時又擔任哲蚌寺法台。當時，這位大師猶如一切住持格魯派教法大德無與倫比的頂上摩尼。又應色拉大

寺僧眾的請求，於火馬年六十九歲，擔任色拉大乘洲的法台。並接受覺摩隴、帕摩卻德、尼頂、隴雪沃那、卻德仁欽洲等寺院的請求，擔任這些寺院的法台，並對那些僧眾轉動合適的法輪等。像這樣如理以法、財二者弘法育人之故，大師的純白事業極其廣大。

此後，師又擔任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的經師，為其舉行剪髮儀式，並賜名「索南嘉措貝桑波丹貝尼瑪巧湯吉勒南巴杰瓦」（福海吉祥賢教日戰勝諸方）。土雞年師七十二歲時，在氐宿月中擔任這位大德的親教師，並由桑浦法王勒巴頓珠（善義成）擔任羯磨師，為嘉瓦·索南嘉措授沙彌律儀。並授予他「珠杰派長壽灌頂，以及「六臂怙主」、「法王」、「吉祥天女」、「毘沙門」等隨許，「集密不動派」與「怖畏」灌頂，「修法海」、「作明母」、「四面怙主」、「白怙主」隨許，並口傳《宗喀巴大師零散文集》、嘉瓦·根敦嘉措的五函文集、勒欽·貢杰瓦的《噶當源流》、《藍色小冊本注》、《噶瑪夏擋》、《花鬘》、《甘丹源流》、《三十四佛本生傳》等經教。在論典教授方面，先著作《七十義建立·有緣之梯》，並根據此論賜予講解等。簡言之，大師如呵護藥樹幼芽一樣對索南嘉措愛護倍至。嘉瓦·索南嘉措對大師也十分恭敬，動輒口稱「法王索南札巴尊駕」。

鐵豬年師七十四歲時，退居哲蚌上館，將哲蚌寺法台之責委交索南嘉措(福海)繼任。木虎年十一月十四日黎明時分，示現逝往兜率天正法宮之相，世壽七十七歲。在之後的十五個晝夜中，師一直住在光明境界中，修持結束後，身軀縮小成一肘高。遺體荼毘後，大師的心、舌、眼並未焚化，而且另外長出一顆壯實、奇特的心臟。舍利子上自然浮現出十一面大悲觀自在像、六字咒相及生出其它舍利子等等。弟子們造了一座銀塔，將大師的心、舌、眼作為內藏安奉於塔內，供養在哲蚌寺。那顆新長出的心作為大師金像的內藏，安奉於像的心間，連同現出大悲觀自在像的舍利子作為上館的主要所依。以上情況在大師的傳記中均有記載。哲蚌上館拆除之後，這些聖物均告遺失，現在不知道散落到哪裡去了。

大師曾先後如理依止廿多位經師，其中五位為根本上師，從而抵達顯密經論大海的彼岸。師以聞、思、修並重的稀有行持力，而登上智者與成就者的巔峰。「至尊母咕嚕咕哩」、「白度母如意輪」、「怙主無量壽」與「觀自在」、「聖十六上座阿羅漢」等許多本尊天眾，經常在實際、覺受或夢中對師現身並授記等。依此力量，大師講、辯、著善說鬘的事業覆蓋上至阿里，下至漢地、蒙古的廣大地區。住持傳承的智成大德連續不斷，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

大師文集的目錄如下：《毘奈耶總義·教理之日》、《毘奈耶時節說明》、《俱舍釋·所知極明》、《釋量論難義釋·善解密意》、《心明》、《因明》、《現觀莊嚴論根本文釋·善解句義》、《現觀總義·顯明母義之炬》、《現觀辨析明燈》、《七十義建立》、《辯了不了義論辯析·鄔波羅花鬘》、《緣起論》、《心色論》、《僧伽二十論》、《中觀總義·深義明燈》、《中論辯析·深義明燈》、《辯了不了義善說藏論難點斷疑》、《寶性論總義》、《三律儀建立》廣略二種、《戒品釋·菩提正道論攝義》、《宗派建立》、《答極白增上心之問》、《答噶瑪巴現觀釋問難》、《再答》。密宗類的《續部總建立》、《集密生起次第·奪智者意》、《圓滿次第·解脫道明燈》、《咒行別說》、大印類的《六莊嚴釋》、《那若六法》、《三心要義》、《正見引導具足四念之引導》、「無量壽」、「白度母」、「作明母」等修法。以及《新舊噶當派源流·意之美飾》、《毘奈耶源流》、《根敦嘉措傳記·利樂生源

》、《王統記·幻化鑰匙》、《佛教曆算·明燈》、《噶當經函攝義》、《觀察智愚論·格魯善說白蓮鬘》、《施身法傳承啟請》、《施身法引導》。對大師這種博通一切顯密經論、內外明及傳記、歷史等的卓越智慧，一切智根敦嘉措曾讚嘆說：

宿積福德純金性，觀慧地基極廣大，
顯密百論水迴漩，名稱泡沫具笑顏，
詞藻波濤浪花濺，史傳美麗珍珠鬘，
空前善說新著論，修辭學者耳莊嚴！

(6)大班智達索南札巴之轉世：索南耶協旺波(1556-1593)

此師於第九勝生周火龍年，誕生於堆隴朗巴附近地區，父名慈仁扎西（長壽祥）、母名貢摩慈仁（怙長壽）。

據說他在一、二歲時，便能清晰地回憶前世的事情。四歲時被迎請到哲蚌寺，由一切智索南嘉措主持剪髮儀式，賜名為「索南耶協旺波」（福德智王）。木狗年五月十五日，師是年九歲，與廿二歲的索南嘉措受具足戒同時，由甘丹池蘇法王德瓦巾巴·格勒貝桑（樂善祥）與根敦丹巴達吉（僧教弘）二位大德任親教師與軌範師，授予沙彌戒。火虎年師十一歲時，駕臨覺摩隴寺，迴向發願與說法等均無滯礙，贏得一切僧眾的信心。十二歲時，加入恰嘎札倉學習，依止黨卻邊巴（正法祥熾）為經師，研習大論。木狗年師十九歲時，由索南嘉措等親教師、軌範師等共十位僧伽，授予具足戒，並在恰嘎札倉講經，吸引了大批僧眾。

廿二歲那年，師跟隨佛尊索南嘉措一同前往蒙古地區，阿爾坦法王贈與他「麥積巴」封號和禮物。師弟倆人又從蒙古來到丹群廓林、康區昌都等地。根據索南嘉措的命令，前往昌都調解當地糾紛，並負責修建理塘寺與釋迦佛像。大師又寫了許多論著，包括詩詞體的《一切智讚》、眾多儀軌及《聖教總建立》等多部論典。此外，大師的足跡遍布卓摩喀、章嘉、格塔喀、卓尼、塔鄔杰鄔、宗喀等地宣說正法。然後於土雞年三十三歲時回到前藏，在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與恰嘎札倉等放茶、齋襯，對僧眾作廣大供養。又到沃喀與傑區，向當地寺院放茶、齋襯。沃喀達孜的首領貝丹卻宗（吉祥法聚）對大師作了長時間的侍奉。後來又被請到基雪覺摩隴大經院，昇任法台，廣轉顯密法輪。隨後接受第巴沃喀瓦的請求，再次前往沃喀。

雖然也受邀為昌都喇嘛，師卻於第十勝生周水龍年一月廿九日在沃喀谿卡逝世，終年三十七歲。遺體荼毘後檢出許多舍利子與佛像，這些聖物作為內藏奉安於大師的銀質靈塔中，保存在群廓傑寺。

(7)轉世昂旺索南格勒貝桑波(1594-1616)

此師於第十勝生周陽木馬年，誕生於沃喀里布，父名慈培（增壽）、母名索南卓瑪（福德度母）。

據說師出生不久便能口誦「長壽陀羅尼」等，而且能清楚地回憶前世。所以由沃喀達孜的首領與法王昂旺卻迴洛桑巴（語自在護法善慧）迎請到谿卡，靈童像水中的蓮花一樣茁壯成長。

三歲時，由土王域傑諾布（戰勝寶）迎請至基雪，並由法王傑康孜瓦·班覺嘉措（富海）主持剪髮儀式。三歲那年在拉薩大願法會上，師登上法座講《上師瑜伽》，大眾為之驚奇，並生起信心。後來加入札西炯的札倉學經。由欽波恰瑪康薩瓦、班覺索南倫珠（富福任運）授沙彌戒，並賜名「昂旺索南格勒貝桑波」（語自在福樂善吉祥賢）。

火羊年十四歲時，恭迎從蒙古抵達西藏的一切智嘉瓦·雲丹嘉措（功德海——第四世達賴喇嘛）。他與溫噶轉世根敦貝桑嘉措（僧吉祥賢海）辯經，一切智十分高興而要求聽法。鐵豬年師十八歲時，與一切智雲丹嘉措一起，在哲蚌寺甘丹頗章中，從班禪洛桑卻堅（善慧法幢）聽受「金剛鬘四十五種曼荼羅灌頂」。水牛年廿歲時，在哲蚌寺由班禪仁波切洛桑卻堅授予具足戒。該年夏季，師前往後藏札什倫布寺學經，觀慧之力日日增長，並在大會中講經，令班禪仁波切十分喜悅而予以極大的關注，並授予格西學位。師在拜訪了包括薩迦寺在內的後藏各聖地後返回前藏。又朝禮瑪朗貢噶金剛座、強巴林、澤當等聖地，接著來到沃喀和杰區。在杰區與雲丹嘉措一起，師弟同往基雪，並為雲丹嘉措傳授了許多顯密大法。同年受大批富有的蒙古香客供養，滿足他們各自求法的願望。

木虎年十二月，師是年廿一歲，在哲蚌寺由班禪洛桑卻堅擔任親教師，師任羯磨阿闍黎，為一切智雲丹嘉措授具足戒。如喀那譯師在《雲丹嘉措傳》中所讚嘆的那樣：

當時吉祥哲蚌中，班禪大師一切智，
轉世索南格勒師，親教軌範僧伽眾，
無過圓滿授近圓。”

師後來接受東科轉世絳央桑結嘉措（文殊佛海）等的求法之請，並在大願法會上擔任首席。

第十勝生周木兔年二月十五日，師因患天花在拉薩逝往法界，終年廿二歲。荼毘後所獲得的佛像、舍利子奉安於無量壽佛靈塔中。

第三頌：

汝於班禪洛桑卻堅前，得名阿珠札扎堅讚時，
年甫十三聽聞《樂道》等，成為教誡巨藏我讚嘆。

釋義：

「昂旺索南格勒貝桑波的殊勝轉世化身札巴堅贊貝桑波（名稱幢吉祥賢），於第十勝生周土羊年（1619）降誕在堆隴凱喀薩地方，父名南賽諾布（毘沙門寶），母名阿傑。師出生時伴有諸多瑞兆。

六歲時，由班禪洛桑卻堅贊以無垢智慧觀察，認為上館轉世化身索南格勒貝桑波的轉世。由班禪主持坐床大典，並賜名札巴堅贊。木牛年師七歲時，在班禪洛桑卻堅跟前受前期沙彌戒，且聽受「金剛怖畏」灌頂、長壽灌頂、「怙主」與「法王」等一些護法隨許、覺窩《行旅紀實》的誦授等。第十一勝生周鐵羊年師十三歲時，在班禪跟前聽受《菩提道次第樂道論》的詳廣甚深引導、色舉派上師瑜伽《兜率

天眾頌》引導等多種誦授、引導。土虎年四月七日師廿歲時，由雪山持戒精嚴披袈裟眾之頂嚴：班禪一切智洛桑卻吉堅贊，在拉薩甘丹康薩授予清淨下部律統、別解脫斷七及其從屬學處全圓的比丘戒。受戒後絲毫不犯微細學處、如理持戒，猶如上座優婆離一樣。

鐵蛇年師廿三歲時，由班禪一切智授予《嘉色文集》等各種顯密誦授與引導。師又請求多種灌頂與隨許，班禪大師均高興地垂賜於他。此後火狗年師廿八歲時，又特地來到後藏札什倫布寺，向班禪法王請求授予多種深法。那時正值班禪仁波切事務繁重之際，但大師仍抽暇為他授予至尊宗喀巴大師、克珠一切智文集中以《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為主的各種急需論著、《噶當經函》全部、《噶當源流》及班禪本人文集為代表的多種誦授、《那塘百法》、《成就法海》、十三種「怙主」法、十七種「四面怙主」、外內密三種「法王」、覺窩所傳「噶當派十二度母」隨許等多種總、別隨許法類。安居時，在札什倫布寺大經堂與上千名僧眾一起，聽受由班禪大師歡喜垂賜的「金剛鬘」與「噶哩雅」合併四十五種全圓大灌頂等顯密多種深法的灌頂、引導與誦授。然後師弟一行來到一座僻靜的小寺，聽完甘丹耳傳不共深法的剩餘部份，隨後返回前藏。

鐵兔年五月，師時年三十三歲，第五世達賴佛王在哲蚌寺大經堂為色拉、哲蚌諸上師、阿闍黎為首的近千名僧眾，及庫倫洪台吉等百餘名官員授予「金剛鬘」與「噶哩雅」合併的四十五種灌頂，師再次聽受全部灌頂。水龍年師三十四歲時，當五世達賴起身前往漢地途經堆隴時，師於三月十八日將達賴請到覺摩隴，獻上包括食鹽在內的豐盛財物供養，並一路護送至丹桑珠德欽地方。五世達賴從漢地返回駐錫前藏時，師從波窩傾處日夜兼程趕來迎接，於水蛇年十二月初三拜謁達賴，獻上茶磚與馬匹鎧甲等盛大供養。木馬年五世達賴去後藏與班禪卻堅會晤返回的時候，師又前往迎接。同年十月十一日，師將五世達賴請至上館，聽受一百種長壽灌頂。火猴年三月十二日至廿三日，在五世達賴跟前聽受《一切智根敦嘉措文集》誦授，師時年卅八歲。另在班禪親炙弟子古格法王寧鐸嘉措（心力海）等多位善知識前，聽聞無量甚深、廣大顯密教法，成為大乘教授的摩尼寶藏。我今讚嘆這樣的行傳。」

第四頌：

「研習六莊嚴論無滯礙，巡遊百處闡若勤修習，
見諸本尊空行網供養，智成頂嚴大德我讚嘆。」

釋義：

「這位大德自幼便在哲蚌寺洛色林、覺摩隴、惹瓦堆等法相經院，從許多學者聽受瞻部洲「六莊嚴二勝」與宗喀巴父子的稀有善說。在學經過程中，聽受了許多系統的、逐句講解的「指講引導」，並以精細正理考察文義，從而正確理解所有難點，無礙辨析無量經論，完善智者觀慧力量。像這樣抵達聽聞大海的彼岸之後，師在沃喀卻隴、嘉索、拉定、仁欽崗、杰拉脫、根佩日等眾多阿闍若，以苦行與強大的精進，一心專修配合「上師瑜伽」的積福淨罪，以及許多本尊的承事修行法，生起與顯密教典中所說一致的證悟，獲得殊勝的成就地位，與無量曼荼羅海一同遊戲的淨相廣闊無垠。我今讚嘆這樣的行傳。」

這位大德在幼年時便出現種種有關上師、本尊等的淨相，這種稀有的傳記雖有很多，但大師效仿覺窩噶當派的宗風，將一切功德像瓶中的燈光一樣隱藏起來，未寫成文字。後經具信弟子們的一再請求，才有了一些零散的記錄。為了增加自他人等的信心，將現存資料按大師原文不加改動地植錄如下：

「那摩室利咕嚕曼殊廓喀雅

敬禮上師怙主妙文殊

諸佛一父妙吉祥，濁世眾生大導師，

三界法王宗喀巴，具恩善慧稱前禮。

貧僧無少佛法，惟因往昔願力，亟欲住持文殊怙主教法而在此時受生於具諸瑞相之基雪中樞之地。雖擬詳述流轉生死之情形，然無甚必要。尤其現今人等，自過大如須彌而未見，他過小如芥子亦多加詆毀，由此對諸大德自然積集眾罪。我因前生宿緣與善妙習氣之力，幼年親見本尊天身幻相等史實雖可詮說，不成大妄語，然恐視為道友之具罪者毀謗而成惡趣之因，故欲緘口，但若於具信內部講說者則無不妥，亦欲令他人人生信故、久暫諸僕生歡喜故，茲將幼年時期所現夢境、後經仔細觀察稍達其意者，略說一二。

我七歲時，因往昔習氣之故，極喜書寫、誦讀。某夜夢中，一白色人至，自稱從印度來，示我經書夾板，似吠琉璃，板上有蘭札體金字，書有「自幼諳習諸吠陀」等字樣。醒後憶念不忘，將之書於紙上，呈法王轉世前世之弟子法王卻迺洛桑巴（護法善慧）過目。法王曰：「此等蘭札體不學而知甚為稀有；然單學藏文即可。」以此緣故，從次日日出至晚茶之間學習，即知拚讀，七日後除少分咒外，餘皆能善讀。一日於法王轉世尊前，誦讀《覺窩百種小法》一遍，彼極歡喜，賜予十包細針，自思「此似寓含心智利如針尖之意，緣起甚善！」。次日又賜寧瑪派《文殊那伽惹洽修法》書籍一冊，命我日內將此書背熟。當時年少無知，一則不諳寧瑪派法類，二則曾受采巴咒師蠱惑，飲甚多藉名為內供之酒，以致記憶力減弱。尤其三歲時，因長期滯留蒙古軍營，所食惟有新宰羊肉羹湯，碗亦與兵士共用，以此食障致生黑色舌瘡，大如豆許，舌根不利、記憶不清。是日下午，與二幼僧玩伴在屋頂下棋，游戲放逸，以致未能背誦。至有人前來傳話命至法王跟前應考時，頓感惶恐不安。法王問：「書已背誦否？」，答曰：「該書作者似非格魯派上師，又我今世有財障故記憶力差，未能背誦。」法王聞言道：「一切佛法無非釋迦牟尼所說，法無高下，如是作者非為有罪。班欽索南札巴乃至化身格勒貝桑，歷輩均為智者上師，汝既為彼之轉世，然一小冊亦未能記，實乃愚蠢之至！」復用竹篋責打，並重加呵斥，竹刺扎入額間，血流如注。然自知此乃法王疼愛之意，復念：「現在年少時不刻苦，今後誰亦無法馴服，所謂「先前不努力，何能成智者！」若成無德無能出家教油子者，當奈何之？」如是一番自勉，於法王呵責亦不作意。然念及於一日內恐難將書記誦時，心極憂惱、淚流如注，獨自向隅哭泣。二幼僧友至前，盡力寬慰，勸我早睡明日背書不遲。上半夜無法入睡，思緒萬千，自恃：「此次敗壞先輩轉世化身聲譽，未能利益宗喀巴大師教法，然至少不可再使諸持教大德因我生氣。無論如何，我當至誠歸依三寶，我之苦、樂、善、惡均請三寶明察。」如是這般，於後半夜方才入睡。

夢中有一童女，著無垢白衣，牽我二手命起，起身後與之共行於茫茫白衢，盡頭有一大雪山，繞山而行

。童女告知，山後為東方現喜淨土，乃一前所未見之稀有境域。鮮花遍滿綠色草原，周邊諸山圍繞，山尖白雪靄靄，山腰青石聳立、笛聲悠揚，山腳柏樹林等密佈。林間有紫色鹿，頸懸金鈴，互相顧視、悠閒漫步。種種樹木之端，有眾多雜色之鳥，頭為白色，頸為青色，羽為黃色，趾為紅色，尾翎綠色，發和雅人聲，言「久持三摩地」云云。樹叢中有泉眼，色如水晶，涸涸作響。水經吹琉璃管注入水晶盆中，有眾多端嚴童子戲嬉沐浴其中。我亦受命而浴，全身即刻明澈如水晶。一手持水晶珠鬘白色童子告曰：「此處有路，請隨我來。」言畢，引我而去。忽爾狂風大作，風中現一黑人，著黑色衣帽，騎一黑馬，將我挾持上馬，企圖回轉之時，林中現一白色老者，鬚髮白潤，手持人骨笛而至。以骨笛擊彼黑人，黑人即化旋風，消失無蹤。

白色童子復為嚮導，引我登山，山為水晶。山頂有一宮殿亦為水晶，極其宏大，立有百條映紅寶柱，諸樑為吹琉璃，棟椽為靺羯寶，椽上板為帝青寶，抹泥為純金。宮殿上方金頂周沿垂諸銀鈴，出和雅法音。一百零八座偏殿圍繞。四角豎有四座金幢，四方四樓以寶頂為莊嚴。其下東方為水晶門，南方為吹琉璃門，西方為映紅寶門，北方為靺羯寶門。一切門面飾以金、銀門環。二位童子狀如護門，手持珊瑚棒，分立左右門側。其四方四隅均有園林、如意樹、如晶液般清澈之浴池，眾天子端嚴如花，沐浴安坐其中。稍後感覺有白花雨傾注而下，仰望天際，見金頂端有五色虹霓，光漩正中有宗喀巴大師，金光燦爛，頭戴金色班智達帽，身披紅黃色祖衣，右手震搖金鈴，右手握持飾有白綢之五股水晶杵，作招喚狀。我便從南門入，見無量宮中有孔雀抬舉眾寶莊嚴之座，大毘盧遮那佛安坐其上，無數菩薩眷屬圍繞而住。向佛身投花之當下，即聞佛說眾多深、廣之法。次從佛身射出四十九束光明，光端各有一尊無量壽佛，其中十尊手持水晶瓶，作拋灑浴水手印。自知此表當清洗十歲前以財障與業障所致之煩惱垢，以積福淨罪為主之相。是故於十五歲時，在盛產草藥之嘉索浦阿闍若，數月內斷除一切粗食，專依辟谷養生，每日頂禮一萬次不輟，又勤修旋繞、「百字明」、「墮懺」等法。由此定境或夢中多番出現淨罪徵象：與諸空行母一同騰空，旋繞沃德貢杰雪山，浴於乳海之中，以及心相續調柔，生大厭離等。此為後話不提。夢中另有十尊無量壽佛，作施依印。此表我十歲之前，實際或夢中有眾多中斷障難，當勤修迴遮方便之善加行。餘廿九尊無量壽佛，均作說法印。此表我廿九歲之前，當精進說法利生。無量壽佛總計四十九尊之數，細思之似表自身壽量為四十九歲之相。此後至尊身間放出一股鉤形光，射入我之心間，身心頓起昔未曾有大樂，自思此為從此歿後當短暫前往東方極喜世界之相。

當時有一白色人來喚，自稱從雪域藏地來，便從無量宮出，感覺空中雷音震響，言「願諸生永久歸依處得勝」云云。再視之，見先前宗喀巴大師已變成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微笑頷首而住。即知薩班與宗喀巴大師體性無別，乃我諸生中永久之大恩根本上師，從此生起不變堅固信心。此後從至尊薩班心間放出一尊十六歲童子相文殊，賜予一幅具加持畫像。開幔視之，乃「總攝輪」之像，即知當以「勝樂輪」為本尊。文殊又賜一寶盒，並言「護之」，盒內有「四面怙主」石像一座，即知護法為「四面」。從此每日清晨修習「勝樂」，晚上供養「四面」朵瑪不斷，由此本尊攝受與婆羅門相護法退除違緣、成辦順緣之相亦持續出現。此後童真相文殊賜予法王轉世命令記誦之《文殊那伽惹治修法》誦授，我亦於夢中覺已記熟。復次決定本尊之文殊融入薩班，薩班又變成宗喀巴大師，化成一團光蘊後消失，由此了知彼等體性為一。

下山途中，復見一蔚藍色屋頂為標誌之都邑，即循門入，於一座四柱大殿內，見班禪仁波切一切智大師坐寶座上，作具種裝束，對我言道：「後往東方城，教化文殊刹。」此似當往漢地受生之相。又說：「次當於邊地，閻洲燃法炬。」自忖此似未來當於北方蒙古地區受生之相。大師又賜言道：「總之慈悲主，利他廣成辦」云云。當時心念，此眾淨友居住之處是否即北方香拔拉耶？

又方才來時路上，依企圖令我回轉之黑人，似為魔之變化障礙往趨淨土。我十九歲住廓爾喀時、法會期間，數人遭蒙古軍隊弑害。思「就自身而言，未能踰越生際之死。世間以無常為法性，何必憂傷，此於聖教不利。」然父母雙親為與子分離之苦所壓伏，憂傷難忍而至我前，命我還俗繼承家業。如是言論豈非魔擾父母之心所致?!然為除父母傷感及回絕此意故，作如是言：「總一切有情未能超越生際之死，別因先前業緣難以避退故，諸亡者亦遭大苦迫害，是故無需勞心，當知此為宿業所致。我今得清淨人身、自幼出家，持戒如護眼珠。簡言之，此番能在聖教中受用深廣正法亦稱有緣。現在若還俗者，則重返如魔獄之家、遭親友之索繫縛。此生所作無非罪業，後世我等母子俱墮惡趣。再者，現世無常、死無定期，我縱還俗，亦難保證必能滿足父母大人之心願、傳宗接代。本此因由，我實無還俗之必要。寧可投水自盡，亦不還俗。故請收回成命，伏望聽從諸佛教導，勤修善法！」如是云云。此話對一般信眾尚可奏效，然我二老對諸大德全無信賴，悲感自嘆、痛哭不已。自思：「此等濁世有情甚可哀憫，不解法義，耽著家鄉。由此之故，從過去流轉生死至今，今若循舊，則了無解脫之期。」心極厭離。又念：「我現獲得暇滿人身，父母富有，自幼出家，值遇佛教，親見諸生永久歸依處班禪一切智父子之尊身，領受語教甘露。由此觀之，亦稱有緣。然則父母為我憂惱不已，逼迫我作如是惡事，今聞斯語，乃何等惡業之果耶？」生大苦惱，三日間夜不成寐、食不知味，哭泣不止。自知此乃宿業與魔之中斷，以多種方便迴避。因一心啟請三寶故，於第三日黎明小寐約一座許之夢中，見自身裹入黑人大軍之中，箭槍等如雨傾注，處境艱難。有具螺環遁世者，自稱能避刃，裸體奔入陣中，驅逐諸人，引我進入佛王一切智之白色帳幕中，隨即醒寤。此係四面怙主防護中斷之相。次日佛王一切智知我苦悶，特遣人來喚，故於佛王身邊住有月許。時班禪一切智亦在座，每日賜予多種教法，大恩呵護，苦悶遂解。當時佛王一切智父子諸人對我恩澤極大。此等均是後話不表。

且說夢中正擬從類似北方香拔拉之處返回時，二幼僧友告曰：「日輪將昇，早茶已備，昨日之書亦已記誦，故當歡喜而起。」於是從夢中甦醒，昨天法王呵責之事亦拋於腦後。將此夢境為彼二僧敘說，言及夢中將書記誦一事，彼二人幼稚不信，並言今日不可再受法王呵斥。後至法王身邊，將夢中之事如實詳細稟告，妥善通過該修法之考試，法王亦極喜悅。

頌曰：或命詳述自情狀，顯相無邊何需說，
然今受彼具信請，略說童年一二事。
此等均應密不宣，於諸非器不可說，
但為顧全請者願，事業金剛聊書之。
遵法王寧鐸嘉措之命，札巴堅贊草成此篇。」

「娑底！

庸常凡夫如我者，隱密行傳似兔角，

然為顧全求者願，如幻妄語略書之。
幼年眾多遊方僧，如影與形緊相隨，
如是景眾少分現，想是「怙主」守護相。
尤其幼時略現起，雜曰護方中斷相，
彼等手持挺杖狀，常住我前景眾現。
「咕嚕咕哩」與「文殊」，少時曾作彼閉關，
本尊身相極明了，復親賜語景象現。
又初朝禮拉定時，日烏西沈空中現，
五色虹霓光漩中，似「總攝輪」景象現。
次日朝禮嘉索時，彼處所住「大威德」，
能依所依曼荼羅，無量微妙景象現。
後朝朗切那拉湖，得見意外之新湖，
彼湖現為無量宮，復留足印於岩石。
晚棲卻隴將近茶，日浦方向虛空中，
虹霓光網交織狀，無隙遍滿景象現。
朝禮仁欽崗寶像，似見真身賜舍利。
關中閻羅王主眷，某晚降臨關房內，
吉祥天女老婦相，吹笛空降夢相現。
某日有一牧人至，自稱「沃德貢杰」云：
「汝若施我以朵馬，我將成辦如法業。」
某晚夢中見巨蝎，稱是黑品土地神，
常懷侵害一切心，令彼發誓受律儀。
次日夢中復親見，釋迦佛與宗喀巴，
如是眾相雖出現，惟善習氣恐非實。
我於各地說法時，彼等之處常現起，
虹幕花雨明了相，如眼所見非隱密。
自付我之名聲等，乃天子魔加持耶？
於此我難信為實，但於具信內部說，
復思末法非器眾，難以信受密之善。
未遭八風之繫縛，精修無過清淨道，
法王寧釋嘉措令，沙彌絳巴袞桑等，
眾弟子求情難卻，札巴堅贊手書此。」

「復受眾多法器請，述說不共宿緣事：
幼年某次幻相中，至尊宗喀巴身相，
光明燦爛明了現，幻相之末作啟請：
「智慧無等文殊尊，善妙發心視眾生，

稱力熾盛秘密主，啟請至尊宗喀巴。」
自念若能每日誦，百遍不輟生兜率。
少時又一幻相中，出現宗大師身相，
當時欲誦《緣悲頌》，不意出口成此文：
「無垢智王文殊尊，無量悲藏觀自在，
無數密主宗喀巴，啟請善慧稱足下。」
如是祈禱師開顏，融入相現速筆錄。
後來我年十六時，初朝沃喀拉定區，
日落時分虛空中，現有宗大師之相，
安住紅黃光中央，降臨於彼作啟請：
「文殊、世怙、金剛手，三位合一師本尊，
雪域眾怙宗喀巴，至心啟請善慧稱。」
如是祈禱我身心，充滿昔無大安樂。
虎年造師銀像時，某夕哲蚌寺寢舍，
虛空雲團中現起，大師月輪如皎月。
「至尊上師善慧稱，親見尊顏緣妙哉，
願我今後諸生中，不離妙顏眼甘露！
噫唏額鼻頰豐盈，眼長眉間白毫美
雙耳長垂金澤面，雲中垂視甚希有！」
且照尊顏細描摹，次日交付匠師造。
復次某晚一切智，身之影像極明了，
胸間放出無量光，照射東方支那域，
賜眾教敕景象現。次年觀謁班禪師，
返回之日回顧時，見寢宮中班禪師，
變成無量光真身，見此奇相心歡喜。
復次前往巴康時，跋拉山頂見東方，
虛空界中大悲尊，身相宏大長時現。
至傾多時見一女，黑色騎驟遠相隨，
有時亦住營附近，自思此人似天女。
抵達伽拉山腳下，袈娑嚴身班禪師，
手執鈴鼓夢中見，且聞稀有眾表法。
朝禮耶巴拉日時，情形大率與上同，
別授《人道扼要篇》，講傳和合景象觀。
抵熱振晚文殊像，請至面前啟請故，
燈光之中幻身獻（含意不明，原文如此）。「諸法同一心要者，
即是慈悲菩提心」。開示完畢凌空去。
住覺摩隴恰逢蝕，閉關一日修增壽，

夢紅童付珊瑚鬘，百粒各有一本尊。
木馬四月十五晚，修白度母夢一車，
上坐天女端嚴身，有二脅侍年十六，
色分黃綠立左右，上有白傘自南方，
無礙降臨前方空，示相迴遮非時死，
次日復能善造一，讚嘆「如意輪」偈頌。
木羊年之二月中，抵達沃喀仁欽崗，
某晚四面怙主現，高約一柁身晃動。
先前住於哲蚌寺，修白度母閉關時，
四部外內密閻羅，長時作舞景象現。
閉關仁欽崗之時，某晚空中伴聲光，
一班智達似龍猛，大會說法景象現。
秋季閉關拉定時，金薩（金剛薩埵）融入上下離，
某晚夢一游方僧，攜書來示宗大師，
心中證得深義理，想其乃是「中觀」主。
次晚有女騎青騾，自稱此乃我住處，
進入後殿而消失，想彼乃是「玉准瑪」。
次於嘉索浦閉關，誦《緣悲頌》宗咒，
夢見自身著天裝，旋繞宗師之金身，
復見自身披袈裟，無量持戒僧伽眾，
令人密咒金剛乘，以淨灌頂而成熟，
天然金剛怖畏像，密處端溢甘露流，
眾皆領受我亦嚐，頓時喜樂遍全身。
安住絳貝浦之時，忽聞一語未完竟：
「俱生大樂三昧速……」，及光充滿景象現。
總之此等諸幻相，大率難可保信者，
但可具信內部說，於諸非器當隱密。
先因古格之法王，具信絳袞數請求，
後因比丘名拉旺，洛桑丹增南杰者，
依照年代編成頌，造於蘭若仁欽崗。
負責繕寫為具信，昂旺卻桑堅贊者，
願悉轉成深道器。」

「廿二歲鐵龍年正月十五日夢境記錄：
敬禮摩訶嘎拉耶

巍峨崗底斯山上，熾燃寶形勝壇中，
白綢天衣為肩帔，眾生依怙常勝尊，

宣說如下三語句：「我非諂誑狡詐人，
濁世有情父母眾，隨三毒轉」說云云。
我聞此語心難忍，於彼「雜都穆瓦」空，
作啟請故從慈雲，降澍悲語之甘霖：
「外大海內之大魚，竄跳金山禍將臨，
作洲小洲之依怙，及中須彌時已至。
啟請具足千天眼，各方勤作修福事。
東住嘎嘎扎之腹，南入蛇王之心窩，
西方安住潮濕洲，北方將有龍出生，
當勤修福不懈怠。純淨真金崖洞內，
空行紫雕築有窠，白頭沙蛇母子眾，
不久翼翅一次來，尋求金翅鳥庇護，
內猛修習密咒法。崇高虛空雲密佈，
七馬之王或無恙？星宿之日遭損否？
當放修福之光明。除三毒闇懷兔月，
易遭魔頓羅侯侵，夏鼓心中云何思，
可不勤修諸福事？若緊耽著諸財物，
乃失如意寶之緣，諸商人登敬事舟，
後將無悔是為善。幻相云何出現理，
上述猶如妄語者，此等事義或合意，
或不合意聽尊便。

陽鐵龍年正月十五日晚，夢中有一手持弓箭婆羅門相白色人前來授記，下劣瑜伽師格底朵雜（札巴堅贊）次日立即筆錄於覺摩隴寢舍。

此中某些義，自亦未通達，
智者當觀察。雖可略作注，
恐大眾驚懼，故不欲廣說。
三昧耶！密！密」

「鐵龍年十一月初三夜間夢兆記錄：

與記錄「巍峨崗底斯山上」等一文同年之鐵龍年十一月初三夜間，此人又現身說道：「東方之公敵已除，其餘各方之散敵亦依次摧伏。如今總聖教、別洛桑札巴教法之具力聲譽大幡飄揚於各方，然眾生整體之利樂仍難預料。尤其東北隅有眾多漢鬼逼近，諸黑品魔類為其後盾，保護白品之鬼神及八部內訌，僧團亦將遭摧毀，由此疾疫、飢饉、戰亂將流行，霜、雹、乾旱等及眾多苦惱之事將發生。屆時當令諸有情一心啟請蓮花生、馬頭、金剛手等諸尊，以施放龍朵瑪、「白傘蓋」、「心經」三法為主，啟請所有持教大德長久住世。汝三十七歲時略有小難，當勤修善加行。厄難解除後，四十九或五十歲左右將往他方世界，應無畏如法利他。汝之護法名為「洛桑巴」，於乃鄔雪三年未受召喚，現至涅區某地已住五月

，形狀為大腹童子相，顴部映紅，眼珠細小，然則壽量短促。於他人無需多言。」言畢即去，我亦無暇細問，醒寤後即作筆錄。密！密！」

「廿三歲鐵龍年九月十五日所賜：

那摩（敬禮）

水大火蘊自東燃，能弒彼火水晶成，
唯一壇城威星眾，置於清涼之地善。
崗底斯頂七馬日，走向大山之方時，
虛空星光何不現？雪域蓮聚耽延非？
水晶所成夜怙月，眾多五箭羅睺逼，
日親白蓮之雙足，來故暫時作善業。
智慧純銀明鏡內，濁世眾生之苦樂，
善惡之行文字相，明了顯現甚稀有。
鐵鼠三月之望日，光明羅睺尾密雲，
障時為令自他眾，勤修善行論師書。」

「廿六歲木猴年五月初十所賜：

紇哩 布達拉山之頂端，觀自在宮新月現，
為除雪域不善闇，暫離能障之雲翳。
西方無量光世界，具怙三密須彌來，
眾生四洲中莊嚴，縱捨身命勤依止。
雪域三國無常相，依次出現不顧念，
無義忙碌第二佛，宗派分立恐不善。
摧壞心意之安樂，如哈拉毒之惡風，
相續狂飆誰心喜？求利樂位則善哉。
時節因緣難為計，然此東方日輪現，
於文殊刹諸有緣，賜予樂善時漸至。
次為宏揚佛教故，成辦大願諸順緣，
雪域勝怙悲心轉，除智悲境更有誰？
此乃釋迦教比丘，具札巴名為策勵，
濁世眾生修善說，迴向此善弘聖教。

陽木猴年五月十日書於南賽頗章。」

「紇哩 海生金剛蓮華生，同體無量光變化，

班禪洛桑卻堅等，無餘應讚頂嚴尊。
啟請飲血嘿汝嘎，格底朵雜夢境中，
值遇可畏四軍眾，稱是「具力大怙主」。

當時怙主作是諭：「吾有緣子諦聽之！
如今濁世末劫中，勸請我等護法稀，
守護佛教亦為難，是故剛強魔類勝，
持教大德中斷多，眾生亦乏諸安樂，
嗚呼末法時維艱。」如是疲乏長嘆已，
復作動搖三界相。其次我作如是請：
「大護刹尊請垂念，汝昔於聖龍猛前，
頂受三昧耶金剛，今當憶念所立誓。
此時聖教請護衛，大德壽命請增長，
別於我等瑜伽師，不離惠助辦諸事。」
如是啟請之當下，前相湮沒狂風中，
右手持笛而鳴吹，左手托持噶巴拉，
具綢肩帔嘎唏裙，百雲遊僧各發言，
最後如虹而消散，如是稀有景象現。」

「同年八月中所賜：

那摩咕嚕（敬禮上師）！

隨行薩班我札堅，見諸方隅入濁世，
現末劫相極憂苦，木猴八月上弦中，
一心閉關瑪日古，廿五黎明將現時，
來一白淨悅意童，彼謂速行時已至，
復答我問何處去：「北方蜜蜂樂園中，
宏揚無二善道故，為令有緣蓮熟故，
汝足行動時已至。」

言畢離去，此筆錄於甘佩瑪日阿闍若。」

「廿九歲火豬年九月中所賜：

那摩咕嚕（敬禮上師）！

此後日昇方，精進利眾生，
似紅花山堆，敬禮五髻尊。
瞻部樹名洲，中國摩揭陀，
彼之東北隅，有山廣嚴城，
具足十善相，地為文殊刹。
有緣眾生怙，袈裟舞遊戲，
世間老祖二，降世同安住。
彼時二規合，富樂如夏海，
天王之身影，如眾頂上月。

漢地大皇帝，冠頂寶莊嚴，
雲佈眾生空，善雨恆不斷。
教敕如霹靂，夏雷震十方，
噫唏彼等之，妙規現前見。
勝事略耳聞，亦於淨福田，
勤植白善種，三身果速熟。
復次教與政，長存而安住，
屆時當出現，具慧宏法眾，
商主具精進，入聖地海洲，
以深廣法財，除境無明貧。
清淨地雖多，執持仙幢者，
為利眾有緣，乞食於彼方。
猶如晶鏡中，種種影像現，
地主心鏡中，如是諸法現。
如牛隨牛王，眾生皆從命，
如法遵教行，勝業而度時。
以此白善軍，將具花箭眾
摧毀盡無餘，諸魔入憂窟。
馬拉雅之風，本性具香氣，
如是與二賢，同行亦具德。
然諸無明臣，隨行不善業，
故遭王驅逐，至於大海邊。
總屆時利樂，眾歡喜受用，
遠離不順垢，善蓮苑增長。
所生之諸相，純系極稀有，
此如意樹鬘，諸刹悉莊嚴。

頌曰：

如同明淨美空中，諸星宿相極明耀，
具慧眼眾於正義，生信之語此中書。
若為某些愚痴眾，未善淨治者所見，
彼等多疑不正直，恐皆不信生毀謗。
諸世間中善惡狀，明了詞線中引示，
十指殷勤善穿制，受眾之請施頸嚴。
以此所表無餘善，迴向耽著現世眾，
從今乃至菩提藏，現後大事願勤修。

名為「一切調伏」年之九月善日造於南杰崗，願吉祥樂善周遍諸方！」

卅五歲水蛇年十一月初九所賜：

那摩咕嚕（敬禮上師）！

陰水蛇年十一月初八，於桑達繡寺出關，住嘉拉山腳之夜，黎明時分所現稀有夢境幻相之備忘錄者：一錦緞墊座上，堪仁波切全圓聖教之主班禪一切智安坐其中，身色如純金、光明熾盛，披紅黃色端嚴三法衣，右手持珍珠樹製成之密鼓，左手執白銀金剛，某恭倨其前。班禪一切智曰：「今日顯示神變而說深法。」復見眾多諳與未諳之友雲集。至尊班禪將一類似白布之物拋向空中，口稱呬字且眼視虛空。彼布懸於空中且右繞大師，於其前方降落，化成黑白二鳥。黑鳥飛遠之時，大師猛搖密鼓故，白鳥啣其尾端而來，師揮杵逼退之，二鳥最終化作黑白二花於空中消散。密鼓之聲極為悅耳、令心蕩漾，長久可聞。此後鼓聲嘎然而止，大師頷首賜言：「當由如是神變表詮之門說法：布者，流散一切之意識如風動之布，故表意識。黑白二鳥表善與不善。密鼓表空品智慧分，金剛表相品方便分。搖鼓與白鳥執黑鳥而來，表通達無我甚深智之聲，及白善心正念正知所攝持故，不隨黑不善而轉。揮杵逼退黑鳥者，表不善分別生時，一切均以金剛即方便遮退。最後二鳥成黑白花消散者，表善、不善等輪迴涅槃所攝之法，一切顯現惟名言分別安立，勝義中無微塵許實有。呬聲表後得如幻，或以無待如虛空花之遊戲令暇滿有義。著紅黃色三法衣身光熾盛者，表如是之瑜伽師當持所受清淨三昧耶與律儀，由此現後樂善之威光將極熾盛。綜上所述，此等乃總攝一切佛經扼要之甚深法，故當銘記於心。」次求摩頂加持，允之，並言日後將數數相會。醒後歡喜無量，身心獲得極大安樂。憶持至尊所說深法如現前明了，自恃能有如此善妙習氣幻相，緣份甚善。

釋迦教下比丘札巴堅贊初九日作備忘錄於嘉拉山宿營地。」

「卅八歲火猴年三月初三所賜：

紇哩 極樂剎中無量光，西方伏魔蓮華生，
濁世大師善慧稱，頂禮無別金剛持。
近密羅漢天人師，親疏正士教誓句，
摩尼寶鬘頂善嚴，護寺之語滲心中。
明空之國大城內，三昧妙宴大娛樂，
無身心客與集市，喜悅覺受之幻變。
低窪之地血海漩，赤紅平原根花現，
人肉熏煙遍世界，屍發火焰抵梵天，
心血冰片紅花香，變化童女吹骨笛，
外內密供無不備，於諸根境樂遍滿。
於濁世中但受持，宗喀巴相黃鵝眾，
防護持五箭獵手。諸沒欲泥陷有網，
具教證翼作善導，具足高空行意樂，
雪山溝中璵玉湖，充滿增盛豈非善？
東方空中懷兔相，與具七馬難捨離，
不由自主暫分別，虛空之中定速聚。
南方孱小螢火蟲，雖欲消除邊地闇，

力不從心徒增疲，求助具誓護三寶。
西無量光世間怙，大悲光明遍世間，
光入心蓮之內府，喜樂增長蜂蜜甜。
北方之地第二佛，講修林茂華盛開，
幼蜂善說營營聲，蜂蜜喜宴得增長。
諸方不合狂風起，具力白品作遮止，
搖動白綾繞且護，狂風自息無他法。
離戲廣大虛空中，大力黑雲密佈隙，
兇咒猛雷令耳裂，難忍雷雹降十方，
摧毀教敵之收成，天龍八部亦殃及。
別於持明之方所，六時巡視常守護，
血海火風混合地，取命之王現狗形，
斬弒惡徒食血肉，威猛哮吼噉三有。
白哈五王大猛暴，羅候羅星勤遊行，
金剛善相極善巧，天龍八部大動蕩，
手執五箭之王僕，所佈執方黑軍眾，
勇士臨陣失兵器，戰事失利堪憐憫。
弘善慧教宮殿中，法王王子及諸臣，
戰勝不順阿修羅，瑞相教政堅固軍，
大力煤炭蘊山中，常發神變之火星，
諸惡業林悉焚毀，受封讚為大威力。
三寶加持天女雲，降澍悉地白花雨，
壓伏南洲損害塵，樂善收成得增長。
如是諸說中具足，名稱勝者之事業，
承許調伏幼咒師，名為事業金剛者，
惡面年之天子月，星宿依止黑友時，
第一勝曰因觀待，樂善光明而了知，
是故痴夜黑暗除，通達正義曙光現，
引導溫暖日喜樂，無數比丘能受用。
眼觀幻戲極廣大，耳聞天樂甚和雅，
鼻嗅香氣生大樂，舌嚐無漏樂甘露，
身受天衣柔妙觸，五妙欲樂極稀有，
身與無身諸賓客，六根行境之酬供。
大道場主及眷屬，如影隨形恆成辦，
四種事業及銘記，諸三昧耶是為要！

文殊降闍摩瑜伽持明師室利跋陀羅格底朵雜，陽火猴年三月初三日於覺摩隴寺中，樂空無別智慧三摩地大宮殿內上師、本尊、勇士、空行具誓護法大海雲集，從之受教並筆錄後寄出，願一切方樂善吉祥，筆

錄者比丘昂旺卻桑堅贊。」

此外，大師還寫了《依據啟請本尊與上師所致徵兆而說之稀有語·幻化琵琶所演之聲》，內中有許多授記性質的偈頌。其中大部份授記之事，在當時寫作之後起，就依次成為現實。另外有一部份恐怕是將來出現的事，但因為難以推測，且顧慮到文字太多，故而不在此詳述。

第五頌：

為諸有緣說法即聖獅，摧破對方善辯如陳那，
聲律修辭著述無等倫，稱為馬鳴第二我讚嘆！

釋義：

「大師因為戒律清淨，所以法體純淨；因為智慧清淨，所以善巧教理；因為增上意樂清淨，所以能夠利他。換言之，大師具備一個說法師應有的一切標準。

大師在為一切有緣化機宣說深、廣顯密正法時，對於密續，他以「六邊四理七莊嚴」的方式來講；對於顯教經論，則以「五支之法」來講。在說法過程中，像避難就易、次序顛倒、詞句脫落之類成為他人笑柄的過失，大師根本不犯。大師所開示的內容，完全符合佛陀的密意，他所引用的教與顯密經論一致，所運用的理與聲明、因明、事理相合，並輔以畫龍點睛的譬喻。因此，大師具備所有說法的功德。他的講說方式極為殊勝，就像聖龍猛父子與大阿闍黎獅子賢本人那樣善巧說法。

大師將對內些佛經無知邪見的敵方邪說岩山碎為齏粉。他與生俱來的智慧極其廣大，精通聲明與因明，熟知自他宗派教理，具足辯論三因，所以不犯辯論中無法證明宗的能立、無法破遮、因過應除不除等各種過失。大師語言柔和、教理明犀，遠離怠惰與傲慢，不說凌辱對方的話等，具足一切辯論的美飾。大師推理的技巧與駁斥的方式猶如金剛霹靂，與陳那大師本人親臨無異，抵達善巧辯論的彼岸。

大師的著述，不論是頌文、散文還是雜文，都沒有矛盾與不連貫之處，並融合了印度南方、東方等各派的主張及共同的軌矩，文義並茂。大師的作品美奐美倫，堪與阿闍黎馬鳴媲美。

簡言之，大師講、辯、著三方面的功德均無與倫比，對於這樣的智者之王我作讚嘆。」

如上所述，這位大德是一個教證雙美的大師，因此大師以講、辯、著三者弘揚聖教的傳記與顯密善說的眾多著述肯定是有的，但如下面將要講述的那樣，大師因特別的用意與需要而示現驟然去世之相，上館的所有物件隨即全都封存於無緣法界之中，所以大師的著述除少數零散的作品外，大部份都找不到了。但大師寫的有關沃喀嘉索、拉定、卻隴、群廓杰等地區的寺誌，我在朝禮洛卡地區時仍有幸見到。如果根據前面所引的那些「淨相」類作品的文風來推測，札巴堅贊作為一位學者受到這樣的讚譽，是當之無

愧的，所謂：「泊波雖不食石榴，亦能觀色知其味。」

第六頌：

桀傲之主多杰札丹者，數數策發汝之本誓云：
當現保護甘丹教法身，由此勇猛發心我讚嘆！

釋義：

以前文殊怙主宗喀巴大師在甘丹山說法的時候，座間休息時，常有個穿白衣服的童子來到大師跟前，纏著大師要求給他找個伴。嘉曹杰與克珠杰二位知道此童子是白哈爾的變化，所以默然不語。當時持律師札巴堅贊在宗大師跟前好像是最年長的上首弟子。一天，持律師對那個童子說：「大師因為講法等身體很累，這時候你不要去打擾他。你要找人玩耍，我來同你作伴好了。」那個童子聞言說到：「那麼就說定了，如果你不同我作伴，我會一直來找你的，現在你是當著所有師徒的面親口答應的了。」言畢消失。

後來在持律師轉世班欽索南札巴的時代，世界桀傲之主多杰札丹對班欽勸說道：「傑·絳央噶威洛卓（文殊喜慧）曾鄭重地要求我以保護甘丹派教法為主，但我過去曾在大阿闍黎蓮華生跟前發過誓，要保護總體佛教，所以無法擔任甘丹教法的特別護法。目前在主持甘丹教法的人士中，班欽您的教證功德最高，再說您過去也發過心，所以請您承諾，現起保護甘丹教法的桀傲身吧！」班欽只是答以將來再說，當時並未同意。

此事過後，在班欽轉世化身札巴堅贊的時代，乃穹大法王再次請求他回憶過去所發的誓，札巴堅贊說：「過去發過什麼誓我都不記得了。」於是白哈爾賜給他一粒神谷說：「請將這個吃了，做一次閉關，您會清楚的。」札巴堅贊便去閉關，一天突然恢復記憶，想起以前發過的誓言，不怯弱地生起強大的勇氣，準備為了保護甘丹不共教法而現起威力嚴厲迅急的護法之身。我今對此而作讚嘆！」

關於乃穹嘉欽多杰札巴勸請班欽索南札巴現為甘丹教法威嚴護法的情況，在哲蚌寺版班欽的傳記中有明確記載。此外，化身札巴堅贊於卅八歲火猴年五月中驟然逝世之前，於三月初三寫了一篇文章，即「近密羅漢天人師」等至「諸三味耶是為要」一文。如果我們對此仔細研究，也能找出若干線索：如大阿闍黎蓮華生在其《遺教》中所說：

如是諦聽具信王，佛出世時優婆離，

臨涅槃時有近密，將於東方近漢地，

城名跋瓦跋札者，釋迦比丘善慧生。」

（該文意為：札巴堅贊將與阿羅漢近密同一心相續的宗喀巴大師等親疏上師的教敕與三昧耶奉為頂嚴，此外護寺乃穹法王勸請的話語也滲入心間。因此大師將在無形桀傲眷屬與威猛供養之中現為桀傲之主，勤奮護持宗喀巴大師的教法。第五世達賴佛王與札巴堅贊二位如日月般的大德，雖然因為驟然發生的外緣而暫時分離，但沒過多久又因同一三昧耶的關係而結合在一起，並受封為護持甘丹教法的大力威猛護法等等，這些意思在文章內說得很清楚。因而可以對此加以肯定。）

第七頌：

發惡願者以巾塞喉時，以發心力現為桀傲主，

晝夜現起可畏諸神變，大神威者亦懼我讚嘆。

釋義：

札巴堅贊回憶起過去的誓言，遂往白哈爾堂，對乃穹法王說道：「現在我已回憶起過去的誓言，請告訴我現在該怎麼做？」護法回答說：「我會襄助你！」未經許久，乃穹法王以其神變力，促使西康、蒙古等地的大批香客，紛紛湧至拉薩，到上館朝謁供養化身札巴堅贊的人遠甚於朝供五世達賴者。眾人都稱呼達賴佛王的甘丹頗章為下館，札巴堅贊的公館為上館，哲蚌寺上下二館在大眾眼裡似乎地位相等。不僅如此，作為拉薩大願供施法會的首席，札巴堅贊的寶座在達賴寶座之側，而其端嚴雄偉尤有過之。如是等等，由於這些原因，以第司·索南群培為首的甘丹頗章諸侍臣嫉妒難忍，想伺機暗殺札巴堅贊。在此同時，札巴堅贊本人實現誓願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從火猴年，時年三十八歲，四月廿五日起，示現因瘟疫而突然患病之相，萬緣俱備，只欠東風。當時札巴堅贊俗家格喀薩巴家族的女婿，且是第司·索南群培兄弟的第巴諾布（又名南索諾布），與第司勾結串通，藉探病為由，秘密進行暗殺計劃，於五月十三日執行。由於暗殺者多方刺擊都無法將大師刺殺，最後將絲綢塞入大師喉中，將大師噎死。

五世達賴佛王所著自傳《雲裳》「噶」字函中記載說：

自四月廿五日起，上館轉世化身突染瘟疫，須傳隨許法以治該症。是故準備朵瑪，正擬前往。因第巴勸阻，云拉薩有傳染病故目前不宜前往。上館方面說法亦有轉折，事遂擱延。於瘟疫之類雖不在意，仍依其言而止。」

又說：

「因十五日日蝕，擬修羯磨加行。自十一日起嚴謹閉關，準備作白文殊念誦。晌午時分，不由自主，昏昏欲睡，遂暫時下座，設法清醒，對司茶官說：「午後情形若不改善，恐難有合量之善加行。」轉世化身身患瘟熱，遣林堆法王與蔣俄鼎二人前往照料，已告痊癒。

第司派遣第巴諾布前去探望，雖說前報已經無礙，但至晌午又告突然病重。於是派人在大會中施茶齋僧，並至乃穹堂降神詢示。與第巴磋商後，託司茶官轉告：「本人離開拉薩閉關，昨日將隨許法會耽誤，甚感愧作，如今務必前往。」隨即出關至上館，授予「怙主隨許法普除中斷」，但為部多所擾，以致量厥失念而無效，於十三日晌午示現圓寂。」此中似說大師是因病去世的，五世達賴怎麼可能在知情的狀況下故意說謊，必然是聽信了第司等人的花言巧語。南索諾布是個慣弄陰謀詭計的惡徒，五世達賴喇嘛傳《雲裳》中記載說：

「格喀薩巴家族的年輕人遭蒙古人殺害，因此冀望招婿入贅，卻惡氣相投，招徠了南索諾布。」從「惡氣相投」一語上觀察，便可略知一二。

再說大師突然因故圓寂之後，遺體在哲蚌寺密宗院廣場荼毗。當時，護摩燃起的濃煙如同直立的燒香，分為三道，筆直湧入天空。司膳堪布說：「您被他人惡意嫉恨所害，卻還這般若無其事。」並用披單擊打在煙上。煙柱分開，兩道湧入天空，一道在地面上盤旋，而丹跋地方飄去，抵達桑浦，實際上是大師的智慧前往桑浦尋求犀甲護法的奧援，現為桀傲之身。當時，遺體經火不焚，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弟子們建造了八座靈塔，而將遺體作為內藏安放於最主要的一座塔內，在哲蚌寺上館放置了一段時間。後來由於看守遺體的人聽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響，靈塔內也發出奇異的噪音，第司便根據乃穹的指示，將各塔拆除，把遺體放入木棺中，送到基曲河，並輾轉運至洛卡名為「鐸」的山谷中，現在該地名為「鐸曲米噶摩」（鐸之白泉）。

札巴堅贊圓寂之後，五世達賴在其淨相中見到種種神變之相。五世達賴自傳《天之衣》中有清楚記載，茲摘錄於下：

自初七日起，啟建吉祥天女靈器酬供法會，往任金剛阿闍黎。大護法（乃穹）亦附體訓示曰：「茶房之中有鬼類作祟。閉關期間，自十七日起，常幻見一猴，年約八歲，顏色黝黑，猶如熊皮，眼呈紅黃色，跟隨洽噶總管，有時騎於總管頸上而來。與大護法所說相符。

又說：

大護法曰：『轉世化身（札巴堅贊）遺體火化時，不宜住彼近處，當往布達拉宮。』遂如護法所言，於廿二日返回。七日之間，在聖像昆仲前供養、發願、念誦等，勤修善行，希望能有清淨業障之佳兆出現。然某晚夢中見到一位出家尊者，將一團拇指粗細、高約一掌幅左右、上下完整的糌粍置於面前，稱「此即第巴基如瓦」，言畢糌粍團如動物般行走。又夢見縣城的馬道上，兵眾擁擠。大雨滂沱，天色昏黑，與司茶官一同，赤足由後門逃離。惡夢頻仍。

又說：

五月間，第巴前往貢噶辦理諸事，一日忽然於寢室內失去知覺，昏厥約一碗茶頃。最初，以蔣俄鼎為首之若干人等十分慌張，正準備傳報第巴命終之訊，第巴卻再度甦醒。有人攜來信函，報告情況，知其未有護身物，本人便慎重其事，給予咒符及戴於身上之護身物。

又說：

夏季以處厲鬼之崇害，較之先前更為嚴重。自九月初九始，於七日間修「極密金剛綽洛」，病痛減輕，頗有成效。退任金剛持夢中見曠野上有一母猴生下猴崽，為數約百隻，多數死去，其餘存活者與母猴悉皆病臥。由此迴避頗章內部多神變而得解脫。

又說：

土狗年三月初一傍晚，娘旭嘉里託司奉官捎來信函，述說第巴病情，便寄去咒符及加持物。原來預定下半夜到來，派遣馬隊前往迎接，但至天色大明方才到達。初二上午前往拉薩，第司身患中風，病態嚴重，治療似無效益，但繼續施予咒符、排毒、給藥，設法治療。雖然如此，第巴仍於初三中午病逝。為之修「遷識法」，但因北方人聲噪雜，似乎未生實效。」

又說：

大護法曰：「第巴係遭鬼所害。早在去年第巴至堆隴溫泉時，已託兩位糾察師轉告，須將上館諸靈塔遷往他處。因其只將銀塔拆毀，置於原地而未遷移，故染重病。目前崇害更形嚴重，須將上館遷離。」繼而討論是否可不拆房屋，而代之王魔靈器。八座靈塔尚未拆毀之前，據說塔內時常發出嘈雜聲響，疑有鬼祟。不論真偽如何，乃將諸般器物送至堆隴山谷，木材則送往夏曲河。在上館拆除後之遺址上，放置札倉大銅鍋，並召集三大札倉僧眾，約百餘人誦經。」

此外，五世達賴經常夢見一座旋轉的紅黃色傘蓋，直徑約四柱大小。每夢見一次，就有來自內部或來自外部的災禍。為仁欽崗巴旺杰多杰（自在勝金剛）傳授「馬頭明王隨許法」時，雖未起風，亦無其他原因，灌頂朵瑪卻從供桌上掉落。用膳之時，飯肴也毫無來由地上下翻轉。一段時期內，布達拉宮發生震動，頻頻發生各種神異事件。

如前已述，札巴堅贊在世時，曾在五世達賴佛王跟前聽受許多教法。而且根據前引大師的密傳偈頌來看，大師恭敬善知識未嘗稍有懈怠，不曾有過任何退失信心之相。然而因為對第司·索南群培所作的惡行極感痛心，並為襯托出達賴佛王的偉大，所以示現出種種神變。對此，連有力能鎮壓萬有的達賴佛王也在不了義層面上示現出恐慌之相。我今讚嘆這樣的行傳。

第八頌：

父為鬼王勝母為有妃，淨分所生威猛宮殿中，
雄登五部主眷身壇城，剎那悉皆圓成我讚嘆！

釋義：

以吉祥智慧怙主「金剛幕」為例，這位護法在了義上是毘盧那佛智慧遊戲所現起的護法大海首領之相。但在不了義普通化機的感覺中，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在過去「具髻」如來的教法時代，有個名叫「樂輪」的比丘，是如來的近侍弟子。因為略有神通而我慢貢高，如來告誡他不要有顛倒的我慢，他聞言十分不快，心想何必還留在如來身邊，於是跑到南方一座森林裡，向大自在天像祭祀和祈禱。大自在天在夢中現身授記說：「比丘！你將成為我的兒子，我授予你稱霸世界的悉地。」後來具髻如來變化成一位比丘，來到他的面前，設法加以勸阻。樂輪比丘便回到如來身邊懺悔，並請佛授記有關獲得究竟果的情況。如來授記說：「因為你歸依顛倒的緣故，在多生之後，你將受生為大自在天之子，名叫『黑猛』。之後將受生為事業羅刹，在賢劫中為金剛持（釋迦牟尼）所調伏，發心保護聖教，成為『大黑菩薩』。護教事業圓滿後，你將在『金剛莊嚴』世界成佛，號為『塵王』。”經過若干生以後，樂輪受生為比丘，稱「黑具善」，住在瞻部洲眾人進貢的「三重城」王宮北方的「索薩洲」屍陀林中，修習善行。因為他受用屍肉、屍衣和屍食，三重城的居民商議說：「這個屍陀林的比丘似乎將所有屍體的肉都吃完了，說不定哪一天他會來吃我們活人的肉，所以應該把他殺掉。」於是三重城的軍隊便前來逮捕他。比丘諍辯說，他不是羅刹而是住在屍陀林的修行者。但眾人不聽分說，硬是把他殺了。因為詛咒的力量及過去大自在天給予悉地授記的力量，比丘死後立即受生為大自在天與邬摩天女的兒子，由金剛手授予灌頂，令其保護佛教並且發誓。後來他重返瞻部洲，將三重城摧毀，在行將滅絕一切世界的時候，嘿汝嘎為其灌頂、加持，囑咐他護持佛教。

藥叉載邬瑪波在了義上與馬頭明王同一體性，但在凡夫的感覺中，他過去在里域是個在密林裡修頭陀行的行者，人稱「里賽巧巴」。因為別人無故惡言中傷，而被國王處死，他的肉、骨、心、黃水等生出「山魔七兄弟」。

這位大德的情況與上述二尊護法類似，在了義上是札巴堅贊護持佛教的發心時機成熟的結果。但在普通不了義上，則是因為受到他人惡意迫害而突然間含恨去世，由三十六桀傲神祇首領之一的障礙鬼王「毗那夜迦」與妻「獨母有妃」結合的精華，一剎那間現起能所依曼荼羅：其身清淨五蘊的淨分為雄登五部；四大界與色等五欲的淨分為九位嬪妃；六處、筋脈與關節的淨分為八位事業領導比丘；手等十支的淨分為十位力士，主眷共計卅十二尊；以及威猛宮殿。我今讚嘆這樣的行傳。

第九頌：

復次四大無淨持明師，定力威逼修護摩誅之，
然因集密二次究竟力，不焚勇相傲然我讚嘆。

釋義：

如前已述，札巴堅贊涅槃之後，出現了種種神變，五世達賴修了所有的迴遮法，但均告失敗。從火雞年開始，神變情形愈發嚴重，五世達賴不得不下令在鐸曲米噶摩建廟祭祀，但還是無效。傳染病開始在僧俗大眾中流行，南杰札倉有六十二位僧眾死於該疫，神變較前更大。南杰札倉出面提醒五世達賴對此事予以關注，於是各路人馬被召到布達拉宮德央夏院修護摩法：噶棟俄然巴·頓珠嘉措（不空海）擔任「金剛綽洛」壇金剛阿闍黎，五世達賴本人與囊迥咒師洛桑欽澤（善慧智悲）擔任「極密威猛噶瑪」壇金剛阿闍黎，帶領南杰札倉僧眾主修二壇。多杰札寺持明化身貝瑪成烈（蓮花事業）、敏珠林寺持明德達林巴·居美多杰（不變金剛）、法王鄔洽隆巴、噶蔡蘇巴阿里咒師、貢卻倫珠（寶任成）、貝里轉世化身等人，分別主持「威猛上師」、「閻摩」、「金剛槓」、「洛祇」等七法壇。

修法當天上午，藥王山上一位人稱「絳曲生巴」（菩薩）的比丘具有神通，他在定中觀察到：上午從布達拉宮方向有許多小忿怒尊放出，如日光游塵，向哲蚌寺方向而去。晌午時分，嘉欽主眷一行，盛裝騎馬來到布達拉宮。

五世達賴施行誅法，試圖將嘉欽逼入護摩灶時，桑浦寺的犀甲護法在朋巴山上變化出一座嶄新的寺院，並使布達拉宮發生顫動，五世達賴的三摩地因此稍有散亂，加上札巴堅贊本人生前一心專修「吉祥集密」瑜伽，獲得二次第極高的證德，與五世達賴棋鼓相當，所以未能將他逼入灶中。同樣地，多杰札寺大持明師燒威猛護摩時，嘉欽來到漏勺中，當大特明師將漏勺往下扣時，嘉欽跑到了漏勺的背面，漏勺器口轉向上時，嘉欽也跟著回到口上，所以無法將他拘入火中焚燒。敏珠林寺大掘藏師修威猛護摩時，嘉欽來到漏勺中，當他將被送入灶中時，犀甲護法在空中變出一座壯麗的屋宇，趁大掘藏師散亂之際，嘉欽從漏勺中逃出。在儀軌助手們的眼裡，他們見到一隻鴿子騰空飛起。噶棟俄然巴燒護摩時，一位助手將一個吃剩的杏核從手中擠壓出，擊中上師的頭部，致使三摩地散亂而未果。其他各壇諸師修法也都未能奏效。據說，因為未能將嘉欽逼入護摩灶中，五世達賴出現出惱怒相，他給桑浦寺護法殿的犀甲護法下了一道詔書。當人宣讀這份詔書時，護法顯現出恐懼相，殿堂也跟著顫抖。

護摩法會結束後不久，南杰札倉多位僧人突患中風而暴斃。札倉的閉關行者發現：晚上有一隻無形的大手出現，將燈光蓋住，或將燈撲滅。如廁者與披著半月形大氅的驢頭僧相遇。寺院樓梯口常出現一個著王子裝的在家人企圖將人摔下去。有的人被附身，假扮病人延醫診脈。這些病人遇到當時的名醫「達磨曼朗巴」，此人與王魔親如兄弟。有一次，他來到一位患病僧的跟前，知道這是嘉欽作祟，於是指著僧的胸口小聲說：「你的病根在這裡，不要說話，不然別人會知道。」接著用溫和的方式禳解。由於護摩法會後嘉欽的神變反而更大，於是五世達賴作了一篇讚嘆祈禱短文如下：

吽 任運本界雖不動，威猛神力較電速，
分辨善惡勇武者，信心召請願降臨。
具出家裝戴漆帽，右手揮棒左捧心，
龍鵬等等為乘騎，降伏鬼女我讚嘆。
誓物供食外內密，觀賞供物悉陳設，
往昔因我懷私欲，視為妖魔今懺悔。
三門恭敬讚嘆時，我等師弟供施眾，
令與善會除諸惡，政教增長如上弦。
心願無餘速成就，惠賜無勞悉如願，
似如意寶生所需，願三寶尊常護祐！
因此文的寫作，神變的情形才得到了控制。

那些無可置疑的大持明師，雖然想通過修誅法護摩來降伏嘉欽，然而嘉欽卻不為火燒，顯現出勇武之相，神變的威力反而變得更大，以昭示世人。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十頌：

其心五智慧風之遊戲，如同達賴佛王行營相，
希有景觀八部諸神變，現前示於醫師我讚嘆！

釋義：

札巴堅贊生前為他治病的，是哲蚌寺娘巴康村的一位醫師。札巴堅贊逝世之後，某晚在似夢似醒的情形下，札巴堅贊的司膳官極其清晰地出現在這位醫師面前，對他說：「上師法體欠安，故派遣我來請您前去。」醫師問道：「我無坐騎，如何前往？」司膳官回答說馬匹已準備好。醫師便帶上藥品等物出門，哲蚌寺圍牆外石道上，有一匹帶鞍的白馬等候在那裡。於是騎上馬，由二位游方僧帶領來到一處曠野地帶，那裡有一座大營盤，類似達賴佛王一切智的行營。營盤中央的主帳內，札巴堅贊如生前活著一般坐在一個大寶座上。見面之後，札巴堅贊說：「我的腰部下方好像起了一些疱疹，不太舒服。」隨後伸手請醫師搭脈、取藥、付予藥費。醫師將錢收入藥袋，然後返回；這一系列事就像真實發生的那樣。醫師醒來後，覺得很奇怪，心想：「雖然上師已經過世了，但昨晚這些事好像是真的一樣。」於是打開藥袋一看，赫然發現昨晚上師給的藥費！

大師生前已達到「吉祥集密」圓滿次第的第五次第，有學雙運的證德已臻究竟，其智慧所乘五風的遊戲能變化成各種情器莊嚴，這種隨意出現的希有神變景觀，在普通凡夫的感覺中也能見到。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十一頌：

次往後藏札什倫布寺，緣起稍有錯亂故無間，
顯忿怒相轉往薩迦寺，封為上首護法我讚嘆！

札巴堅贊過去曾在班禪卻堅跟前聽受眾多深法，所以在他現成桀傲之身後，便打算在班禪法王跟前，擔任札什倫布寺的護法。當他來到札什倫布寺時，發現該寺的旋禮道上，「毘沙門八馬主」互相手拉著手作防護相。因為緣起稍有錯亂，他示現發怒之相，回憶起過去曾是至尊薩班的習氣，立刻轉往薩班寺而去。

當時達欽金剛持·索南仁欽（福寶）年屆十七，鐵牛年在吉祥薩迦寺舊頂殿，為三百多位大眾傳授「親口教寶道果法」。嘉欽在夜晚降下石雨，並向有些人示現各種神變。達欽在夢中，發現吉祥薩迦彭措林的澤欽拉康門口，有一位長有許多眼睛的出家人，達欽問道：「您是誰呀？」那人答道：「我是甘丹派的誓魔。」另外還有一隻別人看不見的大紅手，經常從達欽寢室的窗子外伸進來，想承接什麼東西。有一次達欽問道：「你需要什麼？」答道：「至尊先師曾答應讓我擔任護法，所以您應當封我為護法，並授予手幟作為印信。」達欽說：「那麼好吧，這是一切眾生的心臟。」隨手將吃剩的一顆糌粑丸子放到護法的手上，它馬上變成一顆真的人心。達欽金剛持為他寫了一篇《嘉欽啟請·治罰倒引》，並在喀鄔杰拉造了一所護法殿，安放所依物，封為薩迦派護法。所依物中有一些貴重東西，有人前來盜取，結果吐血而亡。這些史實在薩欽袞洛的著作中有記載。薩欽袞洛本人也造有《五部供養儀軌·圓滿欲漩》，以持律師為主尊，四事業王圍繞。薩迦寺的穆穹貢康中，設有嘉欽的立體神殿等，有許多所依物。達欽仁波切每年按慣例來此供養常年朵瑪。不僅如此，薩迦寺的大部份護法殿，均念誦嘉欽的酬供儀軌，這個規矩到目前還保持著。

「多傑雄登孜」（金剛威力）這一稱號，似乎也是由乃穹大法王授予的。薩欽袞洛所著的《雄登威猛大朵瑪儀軌》薩迦版中提到：

班欽索南札巴之歷代轉世化身至第五世金剛持達賴陛下時，該化身對二派具足廣大慧眼。他人對其事業心生嫉妒故，驟然因劣緣含恨去世。一月之後，供養此師遺體之銀質靈塔發出噪聲等，於是銀塔與寢舍被拆除，木料扔入河中，停柩於鐸曲米噶摩故，即安住於彼，稱為「誓魔鐸嘉」，聲名遠揚。修壓、燒、拋三法之眾師中，某些人雖得成就之兆，然彼昏而甦醒或死而復活，奈何他不得。當時乃穹大護法出面言道：「無人可與之抗衡，彼名多傑雄登孜」而授此名，以此觀之，彼與金剛乘中所說之金剛名號相似故，恐由「吉祥馬頭金剛」或咕嚕仁波切命令發誓而得名者，諸智成師請作觀察！

嘉欽雄登獲得達欽金剛持賜予的手幟人心之後，拿著它來到摩欽金剛持的住處，向他出示說：「薩迦達欽已封我為上首護法，這是他給我的印信。」於是摩欽與才鄔徠二位便寫了一篇《嘉欽雄登酬補儀軌》，該文的召請偈如下：

離識本淨元始界，不滅任運無造作，
平等大樂廣界中，唯一幻舞請降臨。

此外，酬供懺悔、讚嘆勸請等內容一應俱全。此軌在洛卡卻林寺與拉薩卓康的護法殿中，一直延用至今。對嘉欽被文殊怙主大薩迦瓦封為上首護法的情況，我今讚嘆。

摩欽金剛持·貢噶倫珠（慶喜任成）也曾造有《三業王建立》一文，並大力弘揚嘉欽雄登之事業。當時就有人對此毀謗，現在也有人對依止、啟請嘉欽雄登有種種疑慮，這些都是不了解了義扼要的胡言亂語。

敏珠林寺德欽仁波切·居美多杰是一位無可諍辯的大掘藏師，五世達賴曾拜其為師。金剛持且卻都巴，或名洛賽嘉措（明慧海）也在其門下長期依止，其傳記名為《有緣史傳·除熱惱闇》。勒隆·協貝多傑（笑金剛）另將傑·洛桑嘉措的零散語教不加改動地筆錄成散文集，其中有一篇是說：

師曰：邇來摩欽金剛持·貢噶倫珠因特殊需要，對諸心地純潔人士極力讚嘆嘉欽雄登云：「如今時機已到，故應依止這位嘉欽。」普令大眾依止。或曰此舉非善，摩欽似為擢王魔事業之不良之輩。然彼等未諳此中扼要。此金剛持乃弘揚聖教之大師，據信係大阿闍黎蓮華生之化現。在此之前，嘉欽之禍害情形較餘為大，事業亦於彼時流行，摩欽對之有極大利益，示現隨機調伏之相故，是故當視為同一究竟意趣。譬如，大藥叉「載鄔瑪波」與「白哈爾王」之類，雖然實質上肯定是佛，亦是著名之佛教護法。但因發生白哈爾中斷而導致修法未能究竟者，以及傷害修法者之事例亦為數甚夥。朝禮桑耶寺之多位大德，或為大藥叉逼令圓寂、或遭治罰。惹譯師曾修護摩法，超度達麻多德等十三位金剛持般人物。摩欽之舉亦與此相似，純係特殊用意之佛陀事業。對同一人士而言，白哈爾之某一化身惠助之，另一化身則障礙之，如是行徑非常人所能理解。如是修放逐王魔儀軌時，白哈爾之形相有二種，一為護法相，當止供養；一為魔鬼相，應當放逐。這類情況甚多。此等深要知其一即能解百惑，然如今之人多有宗派見，諸格西若尚未領悟，言語間若有冒犯之處，敬請寬宥。

如果我們對上述這段話仔細思考的話，便能理解此中道理。

第十二頌：

於諸未學共道之非器，授以灌頂教誡修邪法，

攙雜染污黃帽教法者，嚴懲師徒雙方我讚嘆。

釋義：

藏地有些作上師的，對未學習出離心等共同道成熟相續而成為法器的人，以及根本沒有修法之心者，隨便將密法的甚深灌頂與教誡為這些盜法賊性的非器弟子開示。特別是在未合時宜的情況下，命梵行出家者依行明妃，並藉口修蒼供而飲酒、歌舞等。這些倒修密法的種種惡行，總體上，對聖教根本正法毘奈耶產生了破壞作用；特別地，染污敗壞了文殊怙主上師（宗喀巴）清淨見行的妙規。護法雄登對這類師徒均予以嚴懲，我今讚嘆這樣的行持。

以前有位沃喀勒隆杰仲·洛桑成烈（善慧事業）大師，或名協貝多杰（笑金剛），人稱洛札大成就者勒季多杰（業金剛）的化身。他前半生在阿里札倉學經成為學者，並專修洛札耳傳教授與「勝樂輪」，而獲得很高的證德。像他這樣的大師，本應保持甘丹派的清淨見修，但後來一段時間，他跑去修敏珠林伏

藏法中的「秘密智慧」法類，並極力為僧俗大眾宣講。以「具種母供養」與「甘露供養」為名，本仲·洛桑成烈師徒招集了許多少女，放逸飲用酒類及唱歌跳舞。復命色拉寺、哲蚌寺的上師、轉世、格西等出家眾修「明妃禁行」等。像這樣依文解義胡亂修習密法，一時間呈泛濫之勢。普覺杰·昂旺絳巴（語自在慈）、雪·頓約克珠（不空智成就）與傑隆杰仲仁波切三位，是互相結有法緣的師徒關係。有一次，三位上師在拉薩甘丹康薩頗拉瓦的住處見面，普覺巴與克珠巴二位勸杰仲不要這樣做，但杰仲答以這是空行所授記的時機已到，而拒絕了他們的請求。當時，護法雄登顯示了種種神變以示警告，但他全不加以考慮，仍然一意孤行。最後杰仲被護摩誅法等所弑，在床上被扭斷脖子而死。其轉世加入哲蚌寺洛賽林工布康村學經，考得格西學位後入上密院，昇至上密院堪布。但在任職期間，因為依止明妃而破戒，不得不遞交辭呈，致使該生事業未能究竟。其再轉世者，入哲蚌寺學經，在胃部患有毒瘡，時常流膿血，久治不癒。一段時間後，終因不治身亡。他的轉世在基雪蔡公塘出生，是我同一父母之胞弟，但在認定為轉世後快坐床時，突然患天花去世。現在的這位轉世仁波切，一隻眼睛有毛病。像這樣，此師歷輩轉世的事業均無法走上正軌。

對於這類自稱是甘丹教法的信徒，卻將污水攪入自家苑里的人，不論是大上師還是小上師，護法雄登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均已顯示，也將顯示出諸多懲罰徵象。

第十三頌：

時運道次講習極衰故，僧俗大眾匱乏淨歸依，
為諸廣大漂流邪道眾，作示勝道之師我讚嘆。

釋義：

本頌詞義易解。這裡所講的史實是：如前所說，班欽·索南札巴在在哲蚌寺圓寂荼毗後，留下心、舌、眼三物，並在心臟邊上長出另一顆壯實、奇特的心。因為這一緣起，大師的一個化身，為保護文殊怙主教法故，現為大力護法多傑雄登的形相。此外，與之同一體性而形相各異的其他化身，除覺摩隴阿里轉世化身的世系之外，還有其他化現。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前藏地區繼普覺·昂旺絳巴、雍增·耶協堅贊（智幢）、隆睹喇嘛仁波切等大德圓寂之後，因為時運的關係，《菩提道次第》的聽講軌矩已極為衰敗。當時，為了主持與弘揚《菩薩道次第》而乘願變化前來的大師，是絨乃喇嘛·耶協桑波（齋戒上師·智賢），或稱「嘉那跋陀羅」。這位大德從雍增·耶協堅贊出家，得法名「耶協桑波」，依次受三種律儀，在眾多善知識跟前聽受顯密諸法。特別是長久依止雍增·耶協堅贊及其上首心徒弟子拉孜喇嘛·耶協丹增（智慧持教）二位，多聽受「菩提道次第」與「密、樂、畏」三大本尊之生圓次第等甘丹耳傳全部教授。

拉薩南方山陰之地，有一個著名的禪洞，稱為「嘉札多杰孜巴」或「達隴札浦」，以前克珠傑之弟跋索·卻季堅贊三位獲得虹身金剛軀弟子之一的大成就者堆隴巴·具丹多傑（吉祥金剛），曾在此修行。耶協桑波在該洞一心苦修多年，後來聽從上師耶協丹增的鄭重告誡，出任阿闍若采卻桑丹林住持多年。根據雍增仁波切的軌矩，在嚴謹持戒的基礎上，每年均作以《菩提道次第》與「修心」為主的廣大講習。

後來因拉薩希德寺齋戒行者的請求，前往擔任齋戒法的上師，結果在那裡定居下來，人稱「絨乃喇嘛」（齋戒上師）。大師為諸具信僧俗群眾，廣轉適合根機的法輪，直至高年。

大師遺留下來的文集約有二函，內容為「修心」、「道次第」、「大印」密法「生圓次第」等引導文，及教授學處等，均為未刻版的抄本。經我仔細閱讀後，發現這全是「菩提道次第」的入門佳作。

嘉欽多傑雄登曾親口承認，這位大德是他大護法本人的化現，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簡言之，當雍增。耶協賢贊父子之後，「道次第」講習產生危機之時，嘉欽雄登示現出為眾生開演勝道的上師之相，繼承光大「菩提道次第」聽講的傳統，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十四頌：

大力成就之士具深意，噶瑪咕嚕誅法作降伏，
彼時少女擾心壞三昧，斬弒敗壞咒行我讚嘆！

釋義：

先前所述無淨四大持明師中，有一位稱作多札持明·貝瑪成烈（蓮華事業），五世達賴大師對他十分看重並予以高度評價，成為他的及門弟子。此師智、尊、賢三德皆備，修習本尊、密咒、三摩地已達標準，是位持戒嚴謹、具有威力的密宗師。為了降伏護法多傑雄登，他修以「見堡」、「修險」、「行命」三法所攝持的「極密噶瑪咕嚕」誅法護摩儀軌。在他將護法拘入漏勺，準備灌進灶壇中時，實現變出一位異常美麗的少女，作出各種風情萬種的媚態，致使大持明師的三摩地稍有散亂而未果。過了不久，這位大持明師死於蒙古准噶爾部的刀槍之下。對於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十五頌：

具勢貪官於持戒僧團，無故加害之時汝神力，
施以奪命垂疔作訓誡，如教懺悔痊癒我讚嘆！

釋義：

東方達波地區有一位縣官，對轄區內甘丹饒登寺的僧團無故尋過求疵以飽私囊。他索求苛刻、貪得無厭。在那個時候，護法多傑雄登以神變力使宗本突患重病、瀕臨死亡。縣官向護法懺悔求饒，並保證今後不再侵擾僧眾，於是立刻獲得痊癒。對於這種保護僧團不受侵害、生活得以自在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十六頌：

汝告甘饒堪布若建殿，立賜順緣悉地說云云，
從空降澍所需珍寶雨，現施大虛空藏我讚嘆！

釋義：

前面所提到的達波甘丹饒登寺的堪布，曾在夢中看見嘉欽雄登來到他面前，對他說：「因為此寺僧眾能

保持甘丹派之清淨見行，所以若能馬上為我建造一座居住殿堂的話，我可以立刻施予順緣。」次日清晨，堪布發現寢室的頂幕中央，好像有什麼重的東西壓陷下來。他覺得奇怪，便爬上去一看，原來是塊重達一百多兩的藏銀。銀子在當時藏地是極為貴重的，而穀子、木材等物資並不需要很多錢，所以用這塊銀子來建護法殿是綽綽有餘的。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十七、十八頌：

假扮查須旺波降神師，吞杵入喉瀕死而逼惱，
彼之神殿亦數數破裂，諸大天神亦懼我讚嘆！
當時天人一切於尊前，歸依啟請而示如是諭：
建造宗喀巴像辦事業，復甦真實有信我讚嘆！

釋義：

護法多傑雄登曾向勒隆·協貝多傑示現種種神變，勒隆·協貝多傑也針對嘉欽雄登修了許多種護摩誅法。在凡夫的境界裡，形成雙方彼此結怨的局面。（參見「第十二頌」釋）

勒隆·協貝多傑去世之前，曾變化成桀傲之身與嘉欽對抗，名為「查須旺波」（猛暴王）。所以勒隆法類的護法查須旺波與護法嘉欽雄登雙方也呈結怨之相。嘉欽以神變力使拉薩達波林寺的查須旺波殿牆經常破裂傾頹，再怎麼重砌也沒有用。不僅如此，該寺護法的降神師亦遭假扮查須旺波的嘉欽附體，將一支五股金剛杵吞入口中，落入喉管。這時護法離身，金剛杵卡在降神師的喉中出不來而瀕臨死亡。那時候，請求降神的施主等人都很害怕，不知怎麼辦才好，最後只能召請嘉欽，向之祈禱。護法向他們保證說：「如果在達波林寺護法殿內室安一尊宗喀巴大師像的話，我可以為你們辦事。」眾人發誓遵命照辦，於是卡在喉裡的金剛杵馬上就容易地吐出來了，真實示現出可信的徵象。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後來達波林寺護法殿因多年失修、衰敗不堪，由南杰札倉出資維修，工程主管由南主札倉札康德蘇堪穹，名土丹達瓦（佛教月）者擔任。有一次召請達波林寺護法、清點護法殿什物的時候，護法從一堆新舊靈器的下面，找到一個歷時多年陳舊的所依靈器，並從靈器背後取出一支五股金剛杵，稱這是多傑雄登的金剛杵，並將之交給主管德蘇堪穹。主管堪穹後來親口對我說：「過去該寺降神喇嘛等人，根本不知道所依靈器背後藏有這樣一支金剛杵。這是護法取出來的，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因此對過去這段歷史的真實性獲得了肯定。

第十九頌：

漢地大臣將藏王僧俗，勾召前來圖謀殺戮時，
七日之內我當來相助，如言懲治漢官我讚嘆！

釋義：

過去西藏政府與英國政府雙方發生邊界爭執，西藏政府派噶倫繡唐巴前往亞東與英國代表進行和談，事情大部份獲得了解決。在他返回拉薩後沒幾天，當時，正值住在拉薩的清朝駐藏大臣正在巡視亞東地區

。這位駐藏大臣權勢很大，他派人快馬送信給噶倫說：「噶倫處理邊界事務不當，應立即返回亞東。」噶倫的朋友們心中憤懣不平，試圖將他挽留下來而未果，噶倫繃唐巴等一行必須馬上重返亞東。當他們抵達亞東下部時，即被駐藏大臣軟禁起來，接受審問，最後準備將他們處決。消息傳到拉薩後，繃唐巴的親信便前往拉薩卓康，召請嘉欽雄登請求幫助，護法保證：「在七日內必現惠助之相。」果如護法所言，此後第七天，這位漢官突然暴斃，由此保護噶倫一行脫離喪命之險。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二十頌：

攙雜染污甘丹教法者，無論大師高官或凡庸，
不分貴賤皆碎為齏粉，黃帽教派戰神我讚嘆！

釋義：

從班禪洛桑卻堅算起第五代轉世，為班禪丹貝旺曲（教自在）。雍增洛珠·洛桑丹增旺嘉（持教王）所造《丹貝旺曲傳》札什倫布寺版第一百一十頁背面第五行中說：

大師成為不分宗派大寶聖教無上命木之情形，下當詳述。

第二百八十四頁第五行中說：

大師根據時宜，作新舊密法息、增、懷、伏之事業。其饒益總、別聖教眾生之稀有事業，可詮說者甚夥，暫言及此。

如此文所說，班禪仁波切曾聽受各種寧瑪法類並作實修。所以在實際和感覺中，班禪見到有位帶圓頂漆布帽的僧人向他示現種種可怕的神變。該傳第二百廿十三頁背面第二行記載說：

木雞年六月初六，大師在給其弟、侍從及司膳官的示諭中說：邇來德欽頗章頂層之寢室中，「鐸嘉」示現有種種神變，初九當前來收拾破損之物。

此外，第二百五十九頁第五行中又提到：

土虎年十月中，障礙之相極大故，此大寺內一時秩序極為混亂。這段時期，有情主觀不淨故，將佛之事業視為過失，致生種種毀謗狂言。像這樣示現出各種不吉祥的徵兆。

遍知班禪·洛桑卻季尼瑪（善慧法日）起駕前往結古多之前，曾與歸依主金剛持帕繃喀巴會晤。班禪仁波切說：「雖然我現在不修寧瑪派的法，但前輩班禪作了，因而觸怒嘉欽雄登，導致我的拉章與政府結怨，出現必須出逃邊地等種種未曾預料的事。所以煩請仁波切出面作介紹人，在我們天人兩者之間調解一下吧！」經過班禪仁波切誠懇的請求，帕繃喀巴將《雄登事業勸請文·速召所需》一書送給他，希望他每天都能念一遍。後來班禪仁波切依帕繃喀的意思，在絨波饒登寺修了許多次護法的懺悔蓄供法。上述情況是帕繃喀金剛持親口告訴我的。

拉薩丹杰林寺第穆仁波切·洛桑成烈饒杰擔任西藏攝政王等時候，在丹傑林拉章招攬了「雅珠」等寧瑪派的上師及許多位咒師，廣修各種寧瑪派法。當時那雪達浦金剛持、貝瑪班雜（蓮華金剛）吉祥賢正在

學經，在他來參加拉薩大願法會之時，看見丹傑林大殿的檉柳女牆上有火圍繞，於是向經師哲蚌寺洛珠仁波切昂旺欽饒丹貝旺曲（語自在智教自在）大師詢問，經師回答說，這是雄登的神變。後來沒過多久，因為向達賴喇嘛土丹嘉措放蠱的事情敗露，第穆仁波切被控罪為主謀，在監獄中遭惡緣逝世。丹傑林拉章的財產被政府沒收。這一情況是達浦金剛持親口告訴我的。

此外還有一些位居藏王攝政的高層喇嘛，名列著名轉世世系的大、小活佛，具有教、證功德的大德正士，重權在握的高官顯貴，種姓、權勢高人一等的酋長頭人等，他們雖然是妙音怙主宗喀巴教法的信奉者，但卻不認為宗喀巴大寶教法中顯密見、修、行三方面已不需要再羨慕他人所有。他們不以此為滿足，反而將他派不清淨的見、修攙雜進來。對於這些人，不論僧俗貴賤，或是遭到王法的處置，或是發生訴訟與口舌是非，或是非時暴斃，各種不祥之事發生在他們頭上。護法多傑雄登真實顯現出各種威猛的快速治罰徵象，他是抬高黃帽教法地位的大戰神。對於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雖然這類稀有的歷史故事還有許多，但擔心寫下來文字過多。再者，如今這個時代，寺院內如蜂蝗石子般噪雜，惟恐弊較利多，所以就不再費力寫作了。

第二十一頌：

受持辛饒邪教邊地中，眾多利速四業徵象現，
弘揚全圓無誤之妙道，眾生導師尊前我讚嘆！

釋義：

綽摩格西仁波切昂旺格桑（語自在善緣），是位在邊地放射甘丹教法光明的大德。師於綽摩（亞東）上部，修建了東嘎寺（白螺寺）與佛像，發展具有清淨見行的僧團，建立長淨、安居、解制三事軌則榮顯密清淨儀軌，作了許多弘揚黃帽妙規的稀有事業。

與之臨近的布摩崗，有一座受持辛饒苯教的寺院。該寺僧眾、施主因為嫉妒而惹事生非，對東嘎寺的上師、護法、僧團和施主憑空誣詔，事情持續了好久。最後格西仁波切被迫前往拉薩向法院上告。東嘎寺全體僧眾忍辱負重過了兩年之後，對方鬧事的頭子酋長楚臣（戒律）吐血而亡，另外有兩個人也一起暴斃。苯教寺院的僧眾發生內訌而觸犯法律。另一個生事者，夏瑪喇嘛頓珠次仁（不空長壽）在盤山路上，被滾下的大石砸下懸崖摔死。有個新來的苯教喇嘛，準備對東嘎寺放蠱。護法曾授記說：「火雞年當作治罰」，結果三日後便去世。布摩崗寺也失火，房屋被燒焦。因為護法示現出種種利速事業之相以作懲罰，官司便自然解決了。大善知識昂旺格桑師弟與寺院的政教尊勝幢直入雲霄，弘揚全圓無誤之妙道。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第二十二頌文上半部：

清朝皇帝達賴供施方，晉封黃帽教派大護法。

釋義：

第十一世達賴喇嘛克珠嘉措（智成海）在世的時候，熱振呼圖克圖昂旺耶協楚臣堅贊（語自在智戒幢）曾二次出任攝政。第一次出任時，因為乃穹大法王與拉薩卓康嘉欽雄登二位護法事業迅速、示諭清晰、十分出名的緣故，當時重權在握的駐藏大臣，將一些想要詢問的重大事務用漢文寫成呈文，來到拉薩卓德康薩的護法殿，在護法多傑雄登像前用燈火將呈文燒掉，並祝禱說，明日降神時，請明示神諭。次日召請降神的時候，護法對他詢問的事情均給予正確、明顯的回覆，使得駐藏大臣心服口服、十分高興。他將情形上奏道光皇帝，皇帝便賜予匾額以示嘉獎，同時也賜匾於乃穹。攝政熱振仁波切、噶廈諸位噶倫、孜仲等政府僧俗官員，清朝駐藏大臣及其隨從一行，上午先到乃穹寺，舉行獻匾典禮。隨後又到拉薩卓德康薩，在卓康石條大院中央的帳幕中，配合深廣緣起典禮，在卓康大殿的門額上掛匾。卓康降神師、僧眾與施主等，為攝政熱振仁波切、駐藏大臣及噶倫為主的漢藏高下人等行宴款待。因為吉祥喜宴廣大增長，因而被清朝道光皇帝與達賴喇嘛陛下供施雙方，冊封嘉獎為黃帽教派的主要護法。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這段內容及上述保護噶倫崩唐巴脫離生命危險的歷史，是我查閱了當時西藏政府噶廈機關的真實檔案後，撮其要義寫成的。

下半部：

從今乃至勝解佛之間，發心護教尊前我讚嘆！

釋義：

秘密主金剛手曾發願，在此光明賢劫千佛教法流行期間，為保護佛教與降伏敵障，現為威力之主。並將示現成佛，為千佛最後一位的「勝解遍照佛」，這位護法與此情形相同。如前已述，護法的體性與秘密主無二無別；在外相上，則現為護衛甘丹教法的具力大戰神。從現在賢劫第四位導師起，直到「勝解佛」或劫末為止，以種種不定寂威莊嚴保護聖教。護法曾在文殊怙主宗喀巴上師跟前，作這樣的發心與許諾，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

在此尚須作些補充說明：

如前文所言，五世達賴陛下與遍知班禪仁波切丹貝旺曲，在了義上分別是聖世間自在（觀自在）與無量光佛幻化為人相的殊勝大德，但護法神王仍然對他們示現出尋隙損惱之狀。五世達賴也曾以定力，將護法拘入誅法護摩灶中，卻遭到失敗。這些都是有其特殊用意的，為了使彼此的事業弘揚盛行、彼此托對方的殊勝。然而有部份人士，智慧淺薄、以管窺天，不了解其中深義，而將護法與世間凡夫等同視之，因信仰達賴、班禪二師，而對這尊護法輕毀污蔑；也有人因信奉這位大護法而責罵達賴、班禪二師。偏執其中一方而不相信另一方，肆無忌憚地口出惡言。這是將我們凡夫受貪瞋支配所作打擊敵人、保護親友的行徑，推擬於聖賢大德，為自己種下難忍苦因之舉。任何有形與無形的勢力，都無法傷害無量光佛與聖觀自在所化現的殊勝大德；這二位大德也不缺乏摧毀魔障侵害的力量，因為他們威神自在，能將內外魔眾摧伏無餘。

另有一部份喜作無稽之談的人士聲稱：「此護法王與乃穹大法王之間有嫌隙，因此甘丹頗章政府與政府官員不宜依止。」這類說法只不過是那些愚昧如畜牲之凡夫，計較恩仇、心藏怨恨，以自己的惡行惡狀去貶低及肆意毀謗那些殊勝護法。此舉徒然顯露出，這些人士完全不了解護法的體性及其證量高低，也不知道護法神所保護與不保護的對象之差別。倘若這樣的護法神心中還會受競爭心、貪瞋、嫉妒所擾惑，追求解脫者怎麼能依止、供養他們呢？因為不依止世間具毒鬼神、不與其共住，乃是歸依佛的學處。

再者，聖者大德在普通化機的感覺中所示現的情形，以及了義秘密不可思議的事跡，是難以測度的。世尊釋迦能仁雖然已經遠離一切怖畏，但提婆達多卻仍示現出，以競爭的心態，時時加害佛陀的舉動，如拋石傷佛、釋放瘋象等。然而在吉祥月稱所著《集密明燈論》中，引述《不共秘密大瑜伽續》經文稱：

復次當說一切智眷屬圓滿：妙吉祥為淨飯王，世間自在為摩耶夫人，吉祥天女為耶輸陀羅，金剛薩埵為羅候羅，除蓋障為舍利弗，普賢為上座阿難陀，天王帝釋為上座提婆達多，大毘盧遮那為正等覺吉祥釋迦牟尼。由此理可知，所謂攝受與眷屬，皆為使初業有情人於佛門，乃佛示現之遊戲變化。

其中指出提婆達多為天王帝釋的自在化現。《正法白蓮華經》中說：

諸比丘！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諸比丘，提婆達多亦是我善知識！

又說：

諸比丘！汝當信解，應如是知。諸比丘！提婆達多卻後過無量劫，當於「天階」世界成佛，號如來應供正遍知佛「天王」。諸比丘！如來天王壽量為二十中劫。

克珠一切智在其著作中寫道：

若就了義而言之，善星提婆六師等，為顯佛力善變化。

同樣的，在其它密續中也說，「六外道等亦為世尊本人所作之變化。」由此可知，聖者大德的秘密之處實難測度。

不僅如此，《大般涅槃經》中也提到：

於某某世界中，我示現為作障魔類，知諸有情視我為鄙惡魔王。然如蓮華不著污泥，我亦不為魔類過失所染。

如此所言，為了饒益化機，佛甚至可以示現暴惡的魔王之相。該經又說：

如是方便示現種種色相，皆為隨順世間故。

意為這全是在普通化機的感覺中所作的示現。

同樣的，天王帝釋曾變化為婆羅門，試探常啼菩薩，斷其足骨。法王松贊干布也曾變化示現，以化身人懲治化身人。在覺、仲、枯三師的歷代本生中，可以見到他們彼此之間有時損惱憎恨，有時親如父子，沒有定相，此可見於《噶當經函》。像惹譯師、達那廓譯師、年澤師等大德，在普通人的感覺中，他們彼此間互相嫉妒，運用誅法詛咒將對方殺死。這類事情，不僅在許多古德的傳記中有記載，以那些著名護法神的歷史為例，也是如此：

「具誓法王」在了義上為至尊「文殊」的變化，但在普通現象上，則是降生於無門鐵堡中的閻魔法王，他是事業閻摩「毗瓦薩埵」與兇猛羅刹女「毒褸衣」二位之子。他將上、中、下界一切暴惡天魔都納入控制，掌眾生殺大權，命大眾造不善業。當時，「金剛手」與「雜相女」等人勸請大師金剛持道：「如來法寂中現起，……」云云，於是金剛持變化出忿怒金剛怖畏本尊與壇城，入「伏暴三摩地」，用手臂將「事業閻摩王城」舉上天空，然後撞擊三次，並以獨股金剛杵刺入事業閻摩體內，事業閻摩畏懼哀嚎，表示服從教令。於是命其立誓保護佛教。

「姊妹護法」在了義上雖與「吉祥馬頭明王」同一體性，但在普通現象上，則是過去劫中，「金力」王與妃子「鄔波羅莊嚴」所生二子之一，二子中長子名為「具稱」，幼子名為「稱生」。哥哥信仰佛法，弟弟則信外道，兄弟因此頻起爭執。兩人後來決定鬥法，輸者當歸入勝者教派。結果「具稱」獲勝，但弟弟不願遵從而逃走。具稱尾追將其逮住，正準備動手處死，弟子趕忙求饒說：「不要殺我！把我放了吧！」並發誓道：

「您將來成佛時，我當作您的護法。」當時的兄長「具稱」就是我們的大師釋迦牟尼，弟子「稱生」便是姊妹護法。世尊在此世界中示現成佛時，姊妹護法因過去的願力，降生於東北方，經過七重荒谷一處險惡恐怖、令人汗毛悚立的地方。父為藥叉「銅髮」，母為羅刹「血髮」，二人和合生下一顆珊瑚卵與一顆犀牛卵。由於無力承擔父母之責，於是將此二卵拋入半空，結果降伏了八大星曜；拋入上方，降伏了八大天神；拋入地下，降伏了八大龍王，連父母二人也差點被擊倒，兇猛暴戾之極。父母隨即到屍林藥叉洞，向「摩訶德瓦」及其妻子「厄噶雜支」求助，二人即舉起喀張噶擊打，二卵當下破裂。從珊瑚卵中跳出一個紅人，穿著銅衣，手持弓箭、銅刀與犀皮槍。摩訶德瓦命其立誓，以問答的方式說出《摩支屠夫度脫續》；從犀牛卵中跳出一個女人，體色青藍，犀牛臉、螺齒、玉眉、火髮，手持銅刀與釘槌。厄噶雜支令其發誓，以問答的方式講出《紅色屠夫噉食世間續》。

又如著名的大護法王「白哈爾」，就了義而言，其體性為五方佛；但在現象上，則出現為「五身財生主」。過去多劫之前，白哈爾為王種「達磨雜拉」，蓮華生大師為大臣之子。兩人情同手足，相約出家，拜堪布「月光」為師，受梵行律儀，同住一處。王子愛好講經，大臣之子則喜禪修，因而發生齟齬。有一次，王子與一位美豔的婆羅門女廝混，因此退失梵行，遭到上座與大臣之子的驅擯。他對此深感憤怒，與之抗爭。後來因為惡業，多生累劫均受不善之生，最後出生在暴惡藥叉種姓中。大臣之子則成阿羅漢，名為「具善」。當時，這些藥叉因為過去的習氣，時常侵擾比丘阿羅漢。秘密主與具善比丘擊中其要害，將其降伏，藥叉於是發誓保護教法。後來，藏地赤松德贊在位期間，大阿闍黎蓮華生逼令一切凶惡藥叉立誓，白哈爾卻尋隙加害。大阿闍黎在跋達霍爾境內的如意琉璃岩洞中，深入禪定觀無生義時，白哈爾變化成一頭可怕的獅子，將陳設好的誓物壇城搗毀，並出現令人恐怖之相。大阿闍黎從定中現，以喀張噶一擊不中，白哈爾升入空中、消失逃離。其後又從空中降下羊屍大小的隕石，擊中大師的頭部。大師出現短暫暈厥之相，醒覺後知道是王魔的神變，於是以定力勾召，白哈爾現童子相前來，即以威嚴手印將其制伏、威逼立誓。白哈爾將命心神咒供養出來，大師為他灌頂成桀傲之主，並授密名為「金剛降龍大鵬」。立下誓言，委以重任。為了從跋達霍爾迎請白哈爾前來擔任桑耶大法輪寺的護法，特派王子牟尼贊普率兵摧毀霍爾的禪院，將犀甲面具等聖物帶回，白哈爾及其部屬隨之前來，即被任命為桑耶寺護法。

「藥妃長壽五姊妹」在了義上是五部空行的化身，但至尊密勒日巴居住在門隆曲跋時，也示現伺機加害之相。他們顯現召集一切世間鬼神的神變，領頭的食肉五魔女，對大師唱到：

今夕下半夜，當死往他方，生前所作業，如今懊悔否？至尊密勒日巴協貝多傑答道：
尤其可畏五魔女，於我相譏出惡言，
所謂當死往他方。我本懼死而來此，
勤修無死心本性，輪迴法爾自解脫，
彼心要義作體認。內心無依赤裸裸，
轉動澄明見把握，光明空性得定解，
我於生死已無畏。」

長壽五姊妹對大師所開示的甚深教授要義深為折服，所以表示服膺大師的一切教導。大師也要她們立誓保護佛法。

在大多數承諾保護聖教大力具誓護法海眾的歷史中，經常可以發現，在普通凡夫的感覺中，他們示現以被調伏者或能調伏者的形相，作種種饒益或損害的事業，各有其特殊的用意。如果我們能了解其中深意的話，誣蔑與歪曲的妄念也就自然冰釋了。

簡言之，一切諸佛在法界中是同一體性，因此，這尊大護法與五世達賴喇嘛也是同一體性。但在不了義普通化機的感覺中，則表現成不同的形相。勒隆協貝多傑曾筆錄敏珠林金剛持洛賽嘉措的一段語教如下：

有人聲稱鐸嘉有一回曾遭護摩法超度，然後又再度受生。實際上，此護法並非庸常之輩，而是達賴佛王本人之變化。但在外相上，為了襯托佛王之殊勝，故意示現出暴惡不馴之姿態加以損惱，是故不能遭護摩法誅殺，亦不受超度。否則，如大遍知（達賴）這般之大師，豈有無力超度之理？一旦超度，當下即被送入佛土，豈有如普通人互相廝殺，死後由願力再度受生，前來損害之理？此純係不解真正扼要之逞舌之語。

譬如過去佛陀在世時，雖然最初即可以寂威手段，調伏提婆達多與外道六師等。但為突顯佛之殊勝而作變化，乃至各別事業未圓滿前，不予調伏。大阿闍黎蓮華生雖能於一時間取諸魔臣之命，但為突顯殊勝而示各別莊嚴，因為各別的緣起及其特別需要，示現不予立即調伏之相。突顯歷輩達賴殊勝之人士均為觀自在之化身，洪台吉（蒙古准噶爾部策旺饒丹）亦然。（五世達賴之）《淨相密封法》中說：「漢蒙境中自在一化身，勢力強盛驟然掌王權。」文中指出洪台吉為世間自在的化身，所以與達賴佛王之心識為一體。但為突顯在達賴之殊勝，示現出對達賴全無信心之狀，領軍入藏，破壞寧瑪教法。此等一切均有其殊殊需要。如同過去茹札與自在天等眾多護法之歷史中所見，雖然在不了義上示觀眾多暴虐之相，但最後都因各自因緣，而呈現出稀有不可思議之需要。

又說：

此等實為一時所示之諸多莊嚴，是故不應偏執一方。無論如何，此事絕非凡夫境界，如前已述。若對諸位大德之無邊事業詳加觀察，對其不可思議之稀有莊嚴有所瞭解，自心亦將趨向良善，此中有重大需要故，有智之士應當了知。如其所言，因貪瞋之故，毫無意義地對聖者大德分別黨類，顛倒增益功德，毀謗過失，草率地漫稱此人好、此人惡，自以為能衡量他人心量，這樣做只會造成自己的損失。因此，有智之士應視之如覆蓋在灰塵下的火塘，謹慎行事。

第二十三頌：

總之護法尊身與事業，邊際觀測無量幻化舞，（難）

如摩尼寶賢瓶如意樹，滿願無邊莊嚴我讚嘆！

釋義：

凡以上所述及無暇述及的種種共與不共功德，概括而言：護法多傑雄登的身相變化不定，在密嚴淨土，為具足五種決定的圓滿受用身；在瞻部洲則為示現十二種相的殊勝化身游戲，甚至變化為有心識的鳥獸、無心識的船舶、橋樑等物，其無量寂威莊嚴多如大地之塵。同樣地，護法的事業邊際也難以衡量：以四種事業將眾生安置於現前的安樂，乃至安置於四身果位。如幻化、水月、魔術般，不待分別與功用，隨所化有情，不待劬勞任運展現出天邊海雲莊嚴。正如大阿闍黎月稱所說：

此寂滅身無分別，如如意樹摩尼珠，

眾生未空常利世，離戲論者始能見。

護法多傑雄登如同出生一切所需的摩尼寶、大寶藏瓶、無勞滿足一切願望的如意樹等，對於如法修行的人，護法能滿足他們的一切希求。對這樣的行傳我今讚嘆！此頌容易理解。

頌詞：

長時發心車中載，十力摩尼寶重擔，
諸佛共嬉寂界中，不定變化莊嚴舞，
任運滿足諸希求，四業光明百游戲，
敬事聖教之大士，具力戰神主前讚！
愚痴闇中行邪道，諸責罵者聲嘶啞，
毀謗無過如來眾，此等後趣當如何？
界明無別俱生樂，現為具有幻化雲，
離戲界中諸戲備，此為護法了義性。
是故具慧瑜伽師，了知護法衛教理，
依此具誓之勝友，是滿一切希願因。
由此文殊所喜教，無過全圓甘丹規，
講修喜宴廣開設，十方眾生願解脫！

百部遍主輪怙主、殊勝歸依、金剛持帕繃喀巴吉祥賢之《嘉欽酬供廣軌·戰勝諸方鼓音》一文中，有《無量劫前》讚頌的改編新版。具恩上師駐錫地阿蘭若札西卻林的住持上座洛桑群培、上師金剛持秘書多聞如阿難般的比丘洛桑多傑、弘揚聖教朱倭噶孜·沖薩仁波切、對上師護法信心第一的噶蘇拉魯瓦·次旺多杰及拉江、央宗次仁等依止、供養這位護法的僧俗大眾，過去曾一再勸請，希望我能新著一篇包含護法傳記的《讚頌釋》。從我童年嬉戲時起，這位護法便如母護子般多番示現四業徵象，這是我個人的親身經歷，所以信心很大，也想造這麼一篇《讚頌釋》。於是收集了《五世達賴傳》等上師傳記各種史書、西藏政府噶廈辦公室的舊檔案，以及許多有關的歷史資料。在書上或紙上作了筆記，準備寫一篇詳細的《讚頌釋》。但因公元一九五九年藏曆土豬年紅漢蠻入侵西藏，政教同時遭到破壞，達賴喇嘛陛下及隨從倉促逃往印度聖地，我也慌忙隨駕而行，連念誦法本都來不及帶。所有書籍連同那些寫作資料均留在拉薩遺失了，所以一時間不想繼續再寫。後來從一九六三年水兔年開始，先後從逃至印度的難尼手中，得到以前準備的全部重要素材，前輩赤欽的「嘉欽五部」舊唐卡、以及我新製的護法威猛相唐卡。知道這一定是護法的事業，於是重起寫作之念。接著無等聖教之日札雅呼圖克圖·洛登喜饒仁波切、顯揚格魯教法綽摩格西仁波切的殊勝轉世、跋薩妥桑塔多林寺中舉行長壽法會的三大寺僧眾，在作了嘉欽酬供法會後也集體作了請求。此外，綽摩東噶寺比丘具三學財洛桑多傑也先後數次懇切請求。我雍增曆名甘丹赤江化身者，洛桑耶協丹增嘉措，曾在普攝三世歸處自性具恩根本上師金剛持帕繃喀巴德欽寧波吉祥賢跟前，聽受這尊大護法的託命灌頂與誦授、口訣、軌矩等，並至心服膺文殊怙主上師的賢妙宗風，手書此篇於印度達朗薩拉的那若機果支，時年公曆為一九六七年，歲曆為二九九四年第十九勝生周火羊年。